

# 敦 煌 學 札 記

陳 祚 龍

## 一、關於敦煌古抄「伍子胥變文」中的「藥名詩」

就在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啓功、曾毅公編的敦煌變文集（「一九五七年」八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頁一～三一以內，載有原經王重民署名原係依據四份敦煌古抄漢文「卷子」本，即：伯、二七九四號與三二一三號、斯、三二八號及六三三一號的原本或刊印本所校錄之「伍子胥變文」（自後簡稱「伍文」）。關於這樣的古抄藝文，雖說歷來中外的許多學人，都曾先後將其分別作過一些考究與介紹，譬如：劉修業氏的「敦煌本伍子胥變文之研究」【參看敦煌變文論文集（周紹良、白化文編，「一九八二年」四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頁五二七～五三二】；大衛·強生（David Johnson）氏的（英文）「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I）及（II）【參看蔡振念先生的漢譯（原經載於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出版的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十六卷第七期，頁三七～五五、同年八月同版的同刊，同卷第八期，頁四五～四八、同年九月出版的同刊，同卷第九期，頁四二～五一、民國七十三年三月出版的同刊，第十七卷第三期，頁二一～二六、同年四月出版的同刊，同卷第四期，頁二六～三一）】，但主要因為該篇藝文之本身，實際亦有殘脫，是故我們至今不僅對於大小名家與專家所演繹的那些關於「伍文」作者究係誰何及其製作年代之「推測」，仍頗難予置信，而且對於其原來之篇題，是否確為「伍子胥變文」這五個方塊漢字，至少我還殊覺難予加以肯定。茲者鑒於諸如這樣的一些小問題，對於我們了達中華文學發展大史之流變，關係應亦可以喻為相當的緊要，因敢不揣樸味，權且先來謹就原由「伍文」作者，也以問答的方式所新創之一種無非等同諧音雙關藥名詩，勉力試予校訂與檢討，以供大家用作繼行分別探索上述各種問題的確切答案之參考。尚祈八表方家，不吝惠賜指正。

眾所週知：凡屬敦煌古抄漢文卷、冊，縱然只為零篇殘章，其中什九不僅多有「古」、「奇」、「俗」、「通」、「或」、「假」、「別」、「簡」等字，而且都有一些錯字。「伍文」之中的這種「藥名詩」及其前後之文字，雖經王氏校錄與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加以

排印，但我既知其實際仍有一些原抄本來不錯，唯經校錄予以改正及其排印反而成錯的字、詞，是故復就所審，走筆成此校訂。

（前略）

川中又遇一家，牆壁異常嚴麗，孤莊獨立，四迴無人。不耻八尺之軀，遂即叩門乞食。

子胥叩門從乞食，其妻歛容而出應。

劇【龍按：劇，原本作劇】見知是自家夫，即欲發言相認識。

婦人卓立審思量，不敢向前相附近。

以禮設拜乃逢迎，怨結啼聲而借問。

「妾家住在荒郊側，四迴無鄰獨棲宿。

君子從何至此間，面帶愁容有飢色。

落草獠狂似怯人，屈節攢形【龍按：形，原本作刑】而乞食。

妾雖禁閉在深閨，與君影響微相識。」

子胥報言娘子曰：

「僕は楚人充遠使，涉歷山川歸故里。

在道失路乃迷昏，不覺行遊【龍按：遊，原本作由】來至此。

鄉關迢滯海西頭，遙遙阻隔三江水。

適來專輒橫相忤【龍按：忤，原本作忤】，自測【龍按：測，原本作側】於身實造次。

貴人多忘【龍按：忘，原本作望】錯相認，不省從來識娘子。

今欲進發往江東，幸願存情相指示。」

其妻遂作樂名〔詩〕問曰：「妾是五加【龍按：五加，原本作忤茄】之婦，細辛早仕於梁。就禮未及當歸，使妾閑居獨活。高良【龍按：高良，原本作薺莨】薑芥，澤瀉無憐。仰歎檳榔，何時遠志。近聞楚王無道，遂發柴胡之心。誅妾家破芒消，屈身苜蓿【龍按：苜，原本作蓿】。葳蕤怯弱，石膽難當。夫怕桃仁【龍按：桃仁，原本作逃人】，茱萸得脫。潛形茵草，匿影藜蘆。狀似被趁野干，遂使狂夫蓂【龍按：蓂，原本作莢】若。妾憶淚霑赤石，結恨青箱【龍按：箱，原本作箱】。夜寢難可決明，日念舌乾卷柏。聞君乞聲厚朴，不覺躑躅君遷【龍按：遷，原本作前】。謂言夫聳麥門，遂使蓂蓉緩步。看君龍齒，似妾狼牙。梗桔

若爲，願陳枳殼。」子胥答曰：「余亦不是五加【龍按：五加，原本作忤茄】之子，亦不是避難桃仁【龍按：桃仁，原本作逃人】。聽說余【龍按：余，原本作途】之行理【龍按：理，原本作李】：余乃生於巴豆【龍按：豆，原本作蜀】，長在藿香【龍按：香，原本作鄉】。父是蜈蚣【龍按：蚣，原本作公】，生居貝母。遂使金牙採寶，梔【龍按：梔，原本作支（之）】子遠行。劉寄奴是余賤朋，徐長卿爲之貴友。〔共〕渡襄荷【龍按：荷，原本作河】，被寒水傷身。二【龍按：二，原本作三】伴芒消，唯余獨活。每日懸腸續斷，情思飄緬。獨步煩山，石膏難渡。披巖把戟【龍按：把戟，原本作巴戟】，數值柴【龍按：柴，原本作狼】胡。乃意款冬，忽逢鍾乳。留心半夏，不見鬱金。余乃返步當歸，芎藭【龍按：藭，原本作窮】至此。我之半齒，非是狼牙。桔梗之情，願知其意。」（下略）

談及中華詩學中的「藥名詩」，它只不過是我國的「雜體」詩之一種。而其最初來用「藥名」爲詩傳情述志、詠物誌感者，我怕應該是蕭齊的王融。隨後蕭梁的竟陵王子良、沈約、庾肩吾、簡文帝綱、元帝繹，都曾分別作過這樣的「玩意」。至其原有的文字之絕大部份，我們此刻就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丁福保編，「一九五九年」五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之中，也可看到其形影，即：其全齊詩，卷二，王融詩，頁七九二～三所載的：

藥名【龍按：此下，原註曰：以下……，見事林廣記。】

重臺信殿敞，陵澤乃閒荒。石蠶終未繭，垣衣不可裳。秦芎留近詠，楚蘅摺遠翔。  
韓原結神草，隨庭銜夜光。

其全梁詩，卷二，簡文帝詩，頁九一八所載的：

藥名詩

朝風動春草，落日照橫塘。重臺蕩子妾，黃昏獨自傷。燭映合歡被，帷飄蘇合香。  
石墨聊書賦，鉛華試作妝。徒令惜萱草，蔓延滿空房。

其卷三，元帝詩，頁九五二所載的：

藥名詩

戍客恆山下，常思衣錦歸。況看春草歇，還見雁南飛。蠟燭凝花影，重臺閉綺扉。  
風吹竹葉袖，網綴流黃機。詎信金城裏，繁露曉【龍按：此下，原註曰：一作晚】  
霑衣。

其卷四，沈約詩，頁一〇〇九～一〇一〇所載的：

奉和竟陵王藥名

丹草秀朱翹，重臺架危岳。木蘭露易飲，射干枝可結。陽隰採辛夷，寒山望積雪。  
玉泉匝周流，雲華乍明滅。合歡葉暮卷，爵林聲夜切。垂景迫連桑，意仙慕雲埒。  
荆實剖丹瓶，龍髯汗奔血。照握乃夜光，盈車非玉屑。細柳空葳蕤，水萍終始絕。  
黃符若可挹，長生永昭哲。

其卷七，庾肩吾詩，頁一一〇三所載的：

奉和藥名詩新詩【龍按：此下，原註曰：簡文、元帝，皆有藥名詩。】

英玉收荆楚，聽訟出池臺。督郵稱蝗去，亭長說烏來。行塘朱鷺響，當道赤帷開。  
馬鞭聊寫賦，竹葉暫傾杯。

迨至李唐高祖御宇，文士爲詩，大半因應時尚，分行偏重律體。一則講求切於儷偶，再則銳意揚於聲勢。由是詩道至此，誠亦可謂盡矣。至於當時詩人，對於「雜體」所可包括之篇什，譬如：聯句、離合、雙聲、疊韻……等，我們固可知其仍嘗出有新作或擬作，唯其明以藥名命題爲詩者，實際可說已是少之又少。關於這樣的情形，我們當可用下列的記錄作爲旁證。計自武德至開成，爲時不下二百一十有八年。但經全唐詩附全唐詩逸（清聖祖彙編，民國五十年四月，臺北市復興書局縮影、初版、發行，自後簡稱「全唐」）所著錄的「藥名詩」，實際只有：①權德輿詩八，頁一九三一內載的一「首」，即：

藥名詩

七澤蘭芳千里春，瀟湘花落石磷磷。有時浪白微風起，坐釣藤陰不見人。

與②張籍詩五，頁二三〇〇～二三〇一內載的一「首」，即：

答鄱陽客藥名詩

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

就當咸通到廣明的那二十年間，那些自號爲什麼「間氣布衣」、「醉吟先生」、「鹿門子」、「皮子」、「醉民」、「醉士」的皮日休與自謂爲什麼「江湖散人」、「天隨子」、「甫里先生」、「漢涪翁」、「漁父」、「江上文人」之陸龜蒙及其某些同道朋好，譬如：張賁，協力共謀復興、發皇中華的傳統「雜體」詩學時，他們不僅分別繼行擬作與新作許多「雜體」篇什，而且還特別地並用離合、聯句的體制，來變更藥名詩的實際形式與內容。由是我們現在「全唐」之中，始可見到這樣的一些「玩意」，即：其皮日休詩九，頁三七〇七～三

七〇八所載的：

奉和魯望藥名離合夏日卽事三首

季春人病拋芳杜，仲夏溪波繞壞垣。衣典濁醪身倚桂，心中無事到雲昏。  
數曲急溪衝細竹，葉舟來往盡能通。草香石冷無辭遠，志在天台一遇中。  
桂葉似葦含露紫，葛花如綬蘸溪黃。連雲更入幽深地，骨祿閑攜相獵郎。

懷錫山藥名離合二首

暗竇養泉容泱泱，明園護桂放亭亭。歷山居處當天半，夏裏松風盡足聽。  
曉景半和山氣白，薇香清淨雜纖雲。實頭自【龍按：此下，原註曰：一作事】是眠  
平石，腦側空林看虎羣。

其陸龜蒙詩十四，頁三七七四所載的：

藥名離合夏日卽事三首

乘屐著來幽砌滑，石甌煎得遠泉甘。草堂祇待新秋景，天色微涼酒半酣。  
避暑最須從樸野，葛巾筠席更相當。歸來又好乘涼釣，藤蔓陰陰著雨香。  
窗外曉簾還自卷，柏煙蘭露思情空。青箱有意終須續，斷簡遺編一半通。

和襲美懷錫山藥名離合二首

鶴伴前溪栽白杏，人來陰洞寫枯松。蘿深境靜日欲落，石上未眠聞遠鐘。  
佳句成來誰不伏，神丹偷去亦須防。風前莫怪搗詩藥，本是吳吟蕩槳郎。

其聯句六，頁四六一一所載的：

藥名聯句

日休 張賁 陸龜蒙

爲待防風餅，須添薤苜杯（賁）。香然柏子後，尊泛菊花來（日休）。石耳泉能洗  
，垣衣雨爲栽（龜蒙）。蓂蓉【龍按：蓂蓉，原本作從容】犀局靜，斷續玉琴哀（  
賁）。白芷寒猶采，青箱【龍按：箱，原本作箱】醉尚開（日休）。馬銜衰草臥，  
烏啄蠹根迴（龜蒙）。雨過蘭芳好，霜多桂末摧（賁）。朱兒應作粉，雲母詎成灰  
（日休）。藝可屠龍膽，家曾近燕胎（龜蒙）。牆高牽薜荔，障頓撼玫瑰（賁）。  
鸛鼠啼書戶，蝸牛上研臺（日休）。誰能將藥本，封與玉泉才（龜蒙）。

假若此刻我們稍爲耐心地去將上列自王融的「藥名」詩到皮、陸、張之「藥名聯句」，

逐一來與「伍文」所有那種經我校訂如上的問答式之藥名詩（自後簡稱「訂本」），小行比究一下，那麼，我相信：大家總可了知：至少「訂本」所表現的製作技巧，實際已與前者，迥然不同。至於「訂本」與唐國史補（李肇着，「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卷下，頁六〇所記述的李唐「雜體」詩歌之演變，即：

初、詼諧自賀知章，輕薄自祖詠，顛語自賀蘭廣、鄭涉。近代詠字有蕭昕，寓言有李紆【龍按：紆，原本作紆】，隱語有張着，機警有李舟、張彧，歇後有姚峴、叔孫羽，訛語影帶有李直方、獨孤申叔，題目人有曹着。

以及本事詩（孟榮着，「一九五七年」九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嘲戲第七，頁二二～二四所載的那些屬於唐代之「嘲戲」篇什，即：

國初、長孫太尉，見歐陽率更姿形麼陋，嘲之曰：「聳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亦酬之曰：「索頭連背暖，漫襠畏吐寒。祇緣心混混，所以面團團。」太宗聞之而笑曰：「詢此嘲，豈不畏【龍按：原註曰：津逮本「豈不畏」三字作「曾不爲」】皇后聞【龍按：原註曰：津逮本無「聞」字】邪？」則天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蹠。去賊七百里，限牆獨自戰。忽然逢着賊，騎猪向南竄【龍按：原註曰：津逮本作「趨」】。」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故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構，貴欲辱臣」。則天命賦詩與之，懿宗請賦華字。元一立嘲曰：「裹頭極草草，掠鬚不華華。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歡，故懿宗不能侵傷。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與拊掌大笑【龍按：原註曰：津逮本「大」作「而」】。

詩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才見白，白曰：「久欽籍，嘗記

得君款頭詩。」祐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何誰？』非款頭何邪？」張頓首微笑，仰而答曰：「祐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祐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邪？」遂與歡宴竟日。

沈佺期以罪謫，遇恩，復官秩【龍按：原註曰：津逮本，此句作「官還秩」】。朱紱未復，嘗內宴，羣臣皆歌迴波樂，撰詞起舞，因是多求遷擢。佺期詞曰：「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中宗即以緋魚賜之。崔日用爲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恩，亦因【龍按：原註曰：津逮本，無「亦因」二字】。內宴，中宗命羣臣撰詞，日用【龍按：原註曰：津逮本，無「日用」二字】曰：「臺中鼠子直須誅，信足跳梁上壁龜。倚翻燈脂污張五，還來齧帶報韓三。莫浪語，直【龍按：原註曰：津逮本作「其」】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賣卻貓兒相賞【龍按：原註曰：津逮本「賞」作「報上」】。」中宗亦以緋【龍按：原註曰：津逮本作「金」】魚賜之。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嘗謂人：「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龍按：原註曰：津逮本「子」下多「魔」字】母邪？及五十、六十，薄施粧粉，或黑視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時，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桂，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暨雲谿友議（唐范摅着，「一九五九年」七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卷下，雜嘲戲，頁七五～七八所選錄的那些「雜嘲戲」之篇什，即：

萬彤雲爲白太傅所知，後遊梓州，累爲閹人艱阻。爲詩以獻盧尚書弘宣，范陽公怒閹者，而禮萬生焉。詩曰：「荷衣拭淚幾回穿，欲謁朱門抵上天。不是尚書輕下客，山家無物與王權。」夔州游使君符，邀客看花而不飲，至今荆襄花下斟茶者，吟此戲焉。

盧子發：「白帝城頭二月時，忍教清醒看花枝。莫言世上無衷許，客子由來是相師。」詠螃蟹呈浙西從事皮日休：「未遊滄海早知名，有骨還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

雷電，海龍王處也橫行。」又題金錢花：「陰陽爲火地爲爐，鑄得金錢不用模。謾向人前逞顏色，不知還解濟貧無。」

鄧愚醉題廣州使院，似譏前政：「數年百姓受饑荒，太守貪殘似虎狼。今日海隅魚米賤，大須慙愧石留黃。」擬權龍褒體贈鄂縣李令，及寄朝右，李乃因病休官：「鄂縣李長官，橫琴膝【龍按：膝，原本作膝】上弄。不聞有政聲，但見手子動。」李日新題仙娥驛詩曰：「商山食店大悠悠，陳鷄饅饅古饒頭。更有臺中牛肉炙，尚盤數樹紫光毬。」

賀祕監、顧著作，吳越人也。朝英慕其機捷，競嘲之，乃謂南金後生中土也。每在班行，不妄言笑。賀知章曰：「銀鑊銀盤盛蛤蜊，鏡湖蓴菜亂如絲。鄉曲近來佳此味，遮渠不道是胡兒。」顧況和曰：「銀鑊銀盤盛炒蝦，鏡湖蓴菜亂如麻。漢兒女嫁吳兒婦，吳兒盡是漢兒爺。」

張祜客於丹徒，有朱壇者，輕佻，侮慢祜之篇詠。後壇與祜卷，欲其潤飾之，祜乃戲簡二十字，欣而不悟，厚爲餞別焉：「昔人有玉盃，擊之千里鳴。今日覩斯文，盃有當時聲。」溫州顏郎中，儒士也。不知弧矢之能，張祜觀其騎獵馬上，以詩戲之曰：「忽聞射獵出軍城，人著戎衣馬帶纓。倒把角弓呈一簡，滿山狐兔當頭行。」張祜爲冬瓜堰官，憾其牛戶無禮，責欲鞭笞，無不取給於其中也，然無倦秀才居多，職事皆怯於祜。錢塘酒徒朱泚和，小舟經過，祜令語曰：「張祜前稱進士，不亦難乎？」泚和乃自啓名，而贈詩嘲之。祜平生傲誕，至於公侯，未如斯之挫也。詩曰：「白在東都元已薨，蘭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祜，朱屎堆邊說我能。」

韋鵬翼戲題盱眙邵明府壁：「豈肯閒尋竹徑行，卻嫌絲管好蛙聲。自從煮鶴燒琴後，背卻青山臥月明。」

樂營子女席上戲賓客量情三木乃書勝子示諸妓云，嶺南掌書記張保胤：「綠羅裙上標三棒，紅粉腮邊淚兩行。叉手向前咨大使，遮迴不敢惱兒郎。」時謂張書記，文彩縱橫，比之何遜。人材瓌偉，有似玄宗。及罷府北歸，留詩戲諸同院，聞者莫不大貽。詩曰：「憶昔前年富貴時，如今頭惱尚依稀。布袍破後思宮內，錦袴穿時憶御衣。鶻子背鑽高力士，蟬娟醜畫太眞妃。如今憔悴離南海，恰似當時幸蜀歸。」



莆田縣有染家，家富，因醉毆兄，至高標三木。既歸，鄉親爲會。有柳逢秀才旅遊掇席，主人不樂，柳生怒而題壁，染人遂與束帛贖其詩：「紫絲終朝染，因何不識非。莆田竹木貴，背負十柴歸。」

浙東孟簡尚書，六衙按覆囚徒，其間一人自曰「魯人孔顓」。獻詩啓曰：「偶尋長街柳陰吟詠，忽被都虞候拘縲數日。責以罪名，敢露血誠，伏請申雪。」孟公立以賓客待之，批其狀曰：「薛陟不知典教，豈辨賢良？驅遣健徒，憑凌國士。殊無畏憚，輒恣威權。繇成刺許之賓，何異吠堯之犬！然以久施公効，尚息杖刑。退補散將，外鎮收管。」孔生詩曰：「有簡將軍不得名，唯教健卒喝書生。尚書近日清如鏡，天子官街不許行。」

池州杜少府慥、亳州韋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長年，精求釋道。樂營子女，厚給衣糧，任其外住。若有宴飲，方一召來。柳際花間，任爲娛樂。譙中舉子張魯封，爲詩謔其賓佐，兼寄大梁李尚書。詩曰：「杜叟學仙輕惹質，韋公事佛畏青娥。樂營卻是閒人管，兩地風情日漸多。」戲酬張十五秀才見寄池毫二州之事，宣武軍掌書記李晝：「秋浦亞卿顏叔子，譙都中憲老桑門。如今柳巷通車馬，唯恐他時立棘垣。」

題大梁臨汴驛，進士姚燠：「近日侯門不重才，莫將文藝擬爲媒。相逢若要如膠漆，不是紅粧卽撒灰。」

麻衣黎瑾者，南海狂生也。遊於漳州，頻於席上喧酗。鄉飲之日，諸賓悉赴，客司獨不召瑾。瑾作翻韻詩贈崔使君，坐中皆大笑，崔使君馳騎迎之。詩曰：「慣向溪邊折柳楊，因循行客到州漳。無端觸忤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飲鄉。」

等「玩意」，雖然彼此皆屬中華「雜體」詩歌，但因後者各篇題目之中，就連「樂名」二字也根本都未見其原來的作者或引述者，分別加以標註和確定，是故我們應可以說：不僅其與「訂本」的製作技巧，多有差異，而且其與「訂本」的製作旨趣，全然不同。由是並還很可將其喻與「訂本」，誠爲「風、馬、牛」之「無相及也」。

關於我國的詩人、墨客之自古卽以某二人或多人或擬代某少數或多數生人當場逕行問答的方式，分別爲詩製歌與造詞之習慣，我怕其至今不但猶未見得遭受廢除，而且其在李唐之世，我恐應可喻作甚爲流行。譬如：前引的本事詩，頁六～七說：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自  
【龍按：原註曰：津逮本作「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  
：「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  
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著，迴  
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答曰：「蓬髮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  
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遣以束帛，放歸。

而前引的「全唐」，皮日休詩九，頁三七〇八，亦見載有：

夜會問答十首【龍按：十首，原本作十。】

寒夜清【龍按：此下，原註曰：日休問龜蒙】，簾外迢迢星斗明。況有蕭閑洞中客  
，吟爲紫鳳呼凰聲【龍按：此下，原註曰：時、華陽廣文先生在焉】。

癭木杯【龍按：此下，原註曰：龜蒙問日休】，杉蕢楠瘤剝得來。莫怪家人畔邊笑  
，渠心祇愛黃金罍。

落霞琴【龍按：此下，原註曰：日休問賁】，寥寥山水揚清音。玉皇仙馭碧雲遠，  
空使松風終日吟。

蓮花燭【龍按：此下，原註曰：賁問日休】，亭亭嫩蕊生紅玉。不知含淚怨何人，  
欲問無由得心曲。

金火障【龍按：此下，原註曰：日休問龜蒙】，紅獸飛來射羅幌。夜來斜展掩深爐  
，半睡芙蓉香蕩漾。

憶山月【龍按：此下，原註曰：龜蒙問賁】，前溪後溪清復絕。看看又及桂花時，  
空寄子規啼處血。

錦鯨薦【龍按：此下，原註曰：賁問日休】，碧香紅膩承君宴。幾度閑眠卻覺來，  
彩鱗飛出雲濤面。

懷溪雲【龍按：此下，原註曰：日休問龜蒙】，漠漠閑籠鷗鷺羣。有時日暮碧將合  
，還被魚舟來觸分。

霜中笛【龍按：此下，原註曰：龜蒙問日休】，落梅一曲瑤華滴。不知青女是何人  
，三奏未終頭已白。

月下橋【龍按：此下，原註曰：日休問龜蒙】，風外拂殘衰柳條。倚欄杆處獨自立

，青翰何人吹玉簫。

假若我們去將李唐御宇的年歲，亦予接算至五代後唐與南唐所有之年歲，那麼，單據其他許多敦煌古抄的藝文來講，這種習慣之在當時，無疑的，應可謂為流行得相當的普遍與廣泛。

譬如：前引之敦煌變文集所收的那些「玩意」，即：

|                                                                                                                     |         |        |
|---------------------------------------------------------------------------------------------------------------------|---------|--------|
| 漢將王陵變                                                                                                               | 捉季布傳文一卷 | 『王陵變文』 |
| 『王昭君變文』                                                                                                             | 『董永變文』  | 韓朋賦一卷  |
| 孔子項託相問書                                                                                                             | 鷲子賦     | 同前     |
| 茶酒論一卷並序（頁二六七～二七二）【參看拙作“Note on Wang Fu's Ch'a Chiu Lun”（原經載於Sinologica, Vol. VI, Nr. 4, pp. 271-287[1961, Basel]）】。 |         |        |

下女『夫』詞（頁二七三～二八四）【參看拙作“Note on the Wedding Ceremonies and Customs Observed in Tunhua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th Century”（原經載於East and West, New Series, Vol. 22-Nos. 3-4, Sept.-Dec. 1972, pp. 313-327 [IsMEO, Rome]）】。

|                      |           |            |
|----------------------|-----------|------------|
| 太子成道經一卷              | 『八相變』     | 『破魔變文』     |
| 同前                   | 『難陀出家緣起』  | 『金鋼般若波羅蜜經』 |
| 『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          | 同前        | 『妙法蓮華經講經文』 |
| 同前                   | 『維摩詰經講經文』 | 同前計五本      |
| 『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   |           | 目連緣起       |
| 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并圖一卷并序     |           | 『目連變文』     |
| 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 |           | 『歡喜國王緣』    |
| 醜女緣起                 | 『不知名變文』   |            |

雖說其篇題名稱多不相同，但其各個實際所有之內容，如非全部，亦必為一部份是問答式的詩歌。此外，諸如：現仍藏於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東方稿本部（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ts Orientaux）的敦煌古抄漢文「卷子」：伯、二一二九號及現仍藏於英國倫敦卜列顛圖書館（British Library）的敦煌古抄漢文「卷子」：斯、二〇四九號所有之「少兒與老翁相嘆詩」【參看拙著敦煌學海探珠（民國六十八年四月，臺

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頁一五九～一八九內收之「敦煌古抄中世詩歌一續」：少兒與老翁相嘆詩】，暨那一種實際至少共計已有五份敦煌古抄與所謂「揚州顓禪師」和某一「女人」相互問答的禪詩，即：伯、二九〇一號、北平圖書館舊藏的海字五一號、斯、六四六號、二六七二號與三四四一號所有的那五份抄本【龍按：除卻伯、二九〇一號所有者以外，其餘的四份抄本，均經川崎ミチユ先生合予校錄，且由篠原壽雄、田中良昭兩教授，加以編印於講座敦煌八：敦煌佛典と禪（日本昭和五五年十一月二七日，日本東京大東出版社出版），頁三一七～三三三內收之五、通俗詩類、雜詩文類之中矣】。很顯然的，這兩種「玩意」，無非都是十足的問答式與曾經分別傳抄單行之詩篇。

關於「訂本」所有詩歌之全名，因其詞語的實際組合，大半均由其作者特別蓄意選用藥名，暨每當某一藥名之本字，不能顯示相關之涵義時，則必改用諧音字去達成其雙關之任務，由是我們應可將其篇題，就此加以補正為諧音相關藥名詩，以便別於前引的那些相與同屬中華「雜體」之藥名詩，或離合藥名詩，或聯句藥名詩……等篇什。譬如：「訂本」所有下列的詞語：

|         |         |         |         |
|---------|---------|---------|---------|
| 五加之諧伍家。 | 細辛之諧婿幸。 | 葦芥之諧疆界。 | 澤瀉之諧宅榭。 |
| 檳榔之諧賓郎。 | 遠志之諧遠至。 | 柴胡之諧豺狐。 | 芒消之諧亡消。 |
| 苜蓿之諧目屬。 | 葳蕤之諧畏銳。 | 石膽之諧失膽。 | 桃仁之諧逃人。 |
| 茱萸之諧侏儒。 | 莫若之諧浪蕩。 | 青箱之諧卿相。 | 決明之諧決命。 |
| 卷柏之諧惓惓。 | 君遷之諧君前。 | 麥門之諧沒門。 | 蓀蓉之諧從容。 |
| 桔梗之諧結梗。 | 枳殼之諧這個。 | 巴豆之諧巴蜀。 | 藿香之諧霍鄉。 |
| 蜈蚣之諧伍公。 | 梔子之諧之子。 | 蘘荷之諧襄河。 | 石膏之諧石高。 |
| 把菰之諧巴戟。 | 鍾乳之諧鍾侶。 | 半夏之諧伴夏。 | 鬱金之諧於今。 |
| 芎藭之諧躬窮。 |         |         |         |

要皆可以作為我將此詩的篇題，小行補正如上之一一些小佐證。再者：此詩雖經「伍文」的作者，別具一番「獨創」的技巧，加以結撰而成，但我恐怕過去並未稍得旁人之欣賞，隨且各行仿作與擬作，而仍只被其他的文士，將其無非視同遊戲文字與根本不屑齒及。對於這樣的情景，我們當可選用下列的一些史實，作為必要的證明：

①此詩縱或是在皮日休與陸龜蒙等合力講求復興、發皇中華的傳統「雜體」詩歌以

前，即經「伍文」的作者特予創製新造，但皮氏等所講求復興、發皇的有關詩篇之中，實際只有前引的那些藥名離合與藥名聯句詩，而並未曾吟韻仿製就像「諧音雙關藥名詩」這樣的「玩意」。

- ②此詩果在皮氏等講求復興、發皇的有關詩學之同時或以後，始經「伍文」的作者特予創製新造，那麼，事實上，直至南宋，我們並不見當時尚有別人之仿作與擬作，雖說當時仍有一些文士，繼以藥名不僅爲詩，且還填詞，來遣興述懷、傳情敘志，但一則其所出的詩詞爲數極少，二則其所有之篇題，根本都不是「諧音雙關藥名」詩或詞。譬如：辛棄的「瑞鷓鴣」詞，實際是：

京口病中起登連滄觀偶成

聲名少日畏人知，老去行藏與願違。山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  
何人可覓安心法，有客來觀杜德機。卻笑使君那得似，清江萬頃白鷗飛。

【龍按：以上據辛棄疾傳（姜林洙著，民國五十三年十月，臺北市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出版），頁一三二～一三三所有者校訂。】

## 二、從分類補註，編次李太白詩、文合集的「僧伽歌」

談到敦煌莫高窟之「聖者泗州和尚」畫像

關於李唐「作家」李白的詩、文，單就目前坊間流行的那種，原由臺北市世界書局，於民國五十一年四月，加以縮影、初版之分類補註、編次李太白詩（春陵楊齊賢子見集註、章貢蕭士贊粹可補註、吳會後學郭雲鵬校刻，共二十五卷）、文（吳會郭雲鵬萬程編次，共五卷）合集（共三十卷，自後簡稱「合集」）裏面所收者來講，其中不僅也有一些遺漏，且亦間有誤經臆入他人之詩篇與文章，或所謂根本就是旁人托名特予偽造的「玩意」！對於這樣的小問題，事實上，世人過去先後加以探討者，爲數並也夠稱不勝枚舉。譬如：黃錫珪在其編著的李太白年譜（附李太白編年詩目錄）（「一九五八年」二月，「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頁九〇～九一，「未編錄各詩」條後說：

長干行第二篇：乃李益所作，非太白筆。要刪去。

去婦辭：乃顧況所作。

僧伽歌：僞作無疑。

悲來乎：僞作無疑。

草書歌行：僞作無疑。

暖酒：偽作。

庭前晚開花：偽作。

送趙雲卿：重出。即「贈錢徵君少陽」一篇。

白雲歌送友人：即「送劉十六歸山」一篇。

送別：此岑參詩也。

少年行：決非太白筆，似是晚唐人作。

感寓二：在「古風」內。

感興八首：內有三首在「古風」內，亦可刪去。

上崔相三首：除一首，併一首。

東武吟：即「出金門留別翰林諸公」詩。

寄遠十二首：內「遠憶巫山陽」一首要刪去。即「大堤曲」也。

擬古十二首：內「涉江弄秋水」要刪去。即「折梅有贈」篇。

永王東巡歌十一首：內「祖龍浮海不成橋」要刪去。

姑蘇十詠：乃晚唐人作。

而詹鍤氏在其編著的李白詩文繫年（「一九五八年」六月，「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頁一七六～一八二，「存疑之作」內列「笑歌行」、「悲歌行」條後，且亦言及：

蕭本笑歌行下注云：「原注：此篇與後悲歌行皆非太白之作，乃世俗無知者所託也。」東坡題跋卷二書諸集偽謬條曰：「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謂頗獲遺亡，而有贈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詞格。」又書李白集條曰：「今太白集中有悲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貫休齊己輩詩也。予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唐興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者【龍按：庸者，原本作庸】敢爾，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偽撰者耶。」胡震亨曰：「雖然，白卒就語，亦自有不衫不履意【龍按：意，原本作之意】在，牀頭捉刀人故自有真，假託者終不似也。」（唐音癸籤卷三十二）李詩辨疑曰：【按笑歌行、悲歌行二詩辭意格調如出一手，言無倫次，情多反覆，忿語切切，欲心逐逐，初則若薄於功名富貴者，末則眷戀流延，而躁急侵害之不已，是則爲可怪也。以之擬謫仙，謫仙豈若是之淺陋乎！舊說：「今太白集中有悲來乎、笑矣乎……蓋唐末五代間貫休齊己輩詩也。」今笑歌、悲歌二行，較於草書歌、東山吟、僧伽歌【龍按：歌，原本作吟】、白

雲歌、金陵歌諸篇，又是一等粗劣者，恐貫休輩亦不若是之甚也。貫休之詩今亦有傳，考之可見，果如二詩，當與廁鬼輩同一顛狂而魍魎者矣，又何以竊詩僧之名於當世乎？」胡震亨李詩通亦以爲僞作，而編入附錄類。求闕齋讀書錄於笑歌行下辨曰：「此首與悲歌行皆非太白詩也。郭茂倩樂府（詩集）以悲歌行錄入雜曲歌辭，以笑歌行錄入新樂府辭，不知有何區別，殆亦強作解事，不辨其爲膺作耳。」按沈德潛有云：「讀李詩者於雄快之中得其深遠宕逸之神，才是謫仙人面目。」今此二詩躁急之情溢於言表，而了無迴環往復之致，斷非白作。

鐙內列「姑孰十詠（姑孰溪、丹陽湖、謝公宅、陵歊臺、桓公井、慈姥竹、望夫山、牛渚磯、靈墟山、天門山）條後，並也談及：

東坡題跋卷二書李白十詠：「過姑孰亭下，讀李白十詠，疑其淺近，見遜貌云：『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祕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爲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白，則其心恙已久，非特廁鬼之罪。」陸放翁入蜀記：「李太白集有姑孰十詠，予族伯父彥遠嘗言東坡自黃州還，過當塗，讀之，撫手大笑曰：『膺物敗矣，豈有李太白作此語者！』郭功父爭以爲不然。東坡笑曰：『恐是太白後身所作耳。』蓋功父少時詩句俊逸，前輩或許之以爲太白後身，功父亦遂以自負，故東坡因是戲之。或曰：『十詠及悲來乎、笑矣乎、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本無之，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又曰：「秋浦歌云：『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又云：『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猿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則池州之風物可見矣。然觀太白此歌，高妙乃爾，則知姑孰十詠決爲膺作也。」胡震亨李詩通不錄此詩，於卷一注云：「其李赤姑孰十詠、李益長干行、顧況去婦詞混入者，並改正。」王琦曰：「羅鄂州新安郡志謂南唐時另有一翰林學士李白，姑孰十詠是其所作。然則後人所傳李白諸逸詩及斷句之爲諸書所誤引，而其名莫可考者，烏知非斯人之作耶！」（卷三十詩文拾遺跋語）按姑孰十詠之見於文苑英華者有姑孰溪、謝公宅、陵歊臺、慈姥竹、望夫山、牛渚磯、靈墟山、天門山，共八首，則其來源已久。惟八首分置各卷，一似了無關涉者。或者姑孰十詠之名乃後人所加，未可知也。

對於這樣的一些問題，歷來固然也有許多學人分別繼予探討，但此刻我則只欲隨緣去將其中

的那一篇「僧伽歌」之真偽問題，在此試予一番辨析與辨證。

首先，我且謹將「合集」，卷七，葉二十二～二十三所有該「歌」的全文，悉予逐錄校訂如下：

僧伽歌

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龍按：此下，原註曰：齊賢曰：『紀聞錄：僧伽大師，西域人，俗姓（龍按：俗姓，原本作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遊此土（龍按：來遊此土，原本作來），隸（龍按：隸，原本作隸）名于楚州龍興寺。後、于泗州（龍按：州，原本作洲）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龍按：施，原本作拖）標，將建伽藍。于其標（龍按：其標，原本作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龍按：寺，原本作詩）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龍按：寺焉，原本作寺）。中宗聞名，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尋出居（龍按：尋出居，原本作居）薦福寺。嘗（龍按：嘗，原本作常）獨處一室，而其頂（龍按：而其頂，原本作頂上）有一穴（龍按：穴，原本作宀），恆以（龍按：恆以，原本作以）絮塞（龍按：塞，原本作室）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龍按：穴，原本作宀）中出，非常芬馥。及曉（龍按：曉，原本作曉），香還入頂穴（龍按：入頂穴，原本作頂）中，又以絮塞（龍按：塞，原本作室）之。師嘗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瘳。景龍四年，端坐而終。中宗令于寺，起塔。俄而大風歙起，臭（龍按：臭，原本作息）氣偏滿於（龍按：徧滿於，原本作滿）長安。中宗問近臣，近臣奏：「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欲歸。」中宗心許，其臭頓息，奇香郁（龍按：郁，原本作馥）烈。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即今塔是也（龍按：是也，原本作也）。中宗問萬迴曰：「僧伽是何人？」曰：「觀音化身！」』士贊曰：『三車者，羊車、鹿車、牛車也』】。

問言誦咒幾千徧，口道恆河沙復沙【龍按：此下，原註曰：齊賢曰：『西國祇（龍按：祇，原本作祇）洹精舍側近三河，佛嘗對（龍按：對，原本作對）此河說法，以河沙譬喻，故金剛經云：如恆河中所有沙數』】。

此僧本住南天竺，爲法頭陀來此國【龍按：此下，原註曰：士贊曰：『東漢書：天竺國，一名身毒。其人，修浮圖道，不殺伐。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



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帝于是遣使天竺國，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信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於是浮屠遂轉盛』】。

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龍按：此下，原註曰：齊賢曰：『佛家說：戒生定，定生慧。晉佛圖澄咒鉢水中，生青蓮花，花色曜目。』士贊曰：『妙法蓮花經：精進修淨戒，猶如護明珠。維摩詰經寶積偈曰：目淨修廣如青蓮，心淨已度諸神定』】。

意清淨，貌稜稜。

亦不滅，亦不增。

瓶裏千年鐵柱骨，手中萬歲胡孫藤【龍按：此下原註曰：齊賢曰：『胡孫藤，乃藤杖，手所執者。』士贊曰：『維摩詰經云：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心經云：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眞僧說空有。

一言懺盡波羅夷，再禮渾除犯輕垢【龍按：此下，原註曰：齊賢曰：『傳燈錄：慧可大師有一居士圭來說，禮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龍按：覓，原本作覓）罪，予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士贊曰：『六祖慧（龍按：慧，原本作惠）能大師曰：「懺者，懺其前愆。悔者，悔其後過」』】。

很顯然的，此「歌」所有的這兩位「註」釋者——楊齊賢與蕭士贊，先後無非只懂睜眼信筆胡亂去將其中所「歌」頌的那一位「法號號僧伽」之「眞僧」，認定就是「紀聞錄」所描述的「僧伽大師」，而分別競行其「集註」與「補註」。說起來，楊、蕭二人這樣的一些「作爲」，無非也不過只能算是做到與做好了自誤和誤人。至於過去公開指斥這種「註」解與考釋之粗惡和敗壞者，事實並亦大有人在也。譬如：胡震亨在其唐晉癸籤（「一九五七年」五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之中，先後即予評及：

①古豫章行，詠白楊生豫章山，秋至爲人所伐。太白亦有此辭，……巧於擬古，得樂府深意。蕭、楊二家注，何曾道著一字來（見卷二十一，頁一九一）。

②李太白集，其存日魏顥有編，臨終時又手授李陽冰編次爲序。至宋朝，樂史、宋

敏求復爲之增益。白罹永王禍後，舊稿散落【龍按：此下，原註曰：陽冰序云：避地八年，著述十喪其九】。樂與宋從異代搜輯，眞有功於李者。敏求本所增者，沿舊目相從，是猶存陽冰所次未紊也。其後曾南豐校書，始取而考其作之先後，重爲之次，陽冰之舊，遂不復存。太白詩閒適遊覽居多，罕及時事，安能如杜詩一一得其歲月次第之？且讀白詩，與讀杜詩自各一法，舍旃白詩中靈筆妙趣，願作詩時日，是求何爲？曾雖號爲文章大家，吾未敢遽之。至其體例，先古風，次樂府，又仍次古風，尤所不解。注者有春陵楊齊賢、章貢蕭士贊【龍按：贊，原本作斌】兩家，蕭譏楊事辭不求所本，多取唐廣德後事及宋儒詩詞爲解，乃蕭之解李，亦無一字爲本詩發明，卻於詩外，旁引傳記，累牘不休。注白樂府引鄭夾漈說尤謬。鄭於樂府之不可考者，概分門類爲遺聲。李樂府從古題本辭本義，妙用奪換而出，離合變化，顯有源流。不遑之此爲注，乃引鄭勉強不通之說塞白耶！此等書第當付之祖龍，願方行世未有識者，可嘆也（見卷三十二，頁二七六）！

事實上，就我所審與所知，我得說：「紀聞錄」所描述的「僧伽大師」，應與李邕的「大唐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所描述之「僧伽和尚」同爲一人，而與「合集」內收「僧伽歌」所「歌」頌的那一位「法號號僧伽」之「眞僧」，雖然彼此並以「僧伽」爲其法名或「法號」，但彼此的生緣事迹之顯然多有差異，是故一則彼此必爲生卒年代不同的兩「僧」，再則我們可也不必認定：當年世上法名或「法號」的漢字寫作「僧伽」之和尚，實際只有泗州「僧伽大師」一人，且將「僧伽歌」所有「本住南天竺」一類之描述，一概視爲：均係舊有那些關於泗州「僧伽大師」生平之一些「新」說與「異」記。

至於大家固已確知「僧伽歌」所「歌」頌的那一位「眞僧」，既不是景龍四年三月，卒於長安，且於五月，送歸泗州起塔的「僧伽大師」，但不去先行將其加以一番綜合、比較、歸納的鑽研，而旋即隨興且謂該「歌」原非出於李白之椽筆，或疑、定其爲他人所僞託或誤經混入「合集」等「玩意」，我怕這也並非我們講求做到與做好確切解答任何有關學術問題所應有的表現與「作法」。我覺得，該「歌」實際亦得由大家將其視爲李白用以直接反映他個人在當年也曾如何受到佛教與佛學薰染和影響的篇章之一，而根本不必將其視作或定爲什麼「腐品」。要知道：就像這樣的篇章，單在「合集」之中，除卻該「歌」以外，共計至少

尚有下列的六十題，即：

橫江詞（見卷七，葉十八）。

秋浦歌，共十七（見卷八，葉五）。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見卷八，葉十八）。

草書歌行（見卷八，葉二十五～二十六）。

贈僧崖公（見卷十，葉十六～十八）。

江夏贈韋南陵冰（見卷十一，葉十七～十八）。

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水兼期同遊因有此贈（見卷十二，葉八～九）。

贈宣州靈源寺仲濬公（見卷十二，葉十三～十四）。

贈僧朝美（見卷十二，葉十四）。

贈僧行融（見卷十二，葉十四～十五）。

秋夜宿龍門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國瑩【龍按：瑩，原本作營】上人從弟幼成令問【龍按：此下，原註曰：洛陽】（見卷十三，葉三～四）。

題情深樹寄象公（見卷十三，葉十二）。

禪房懷友人岑倫【龍按：此下，原註曰：時南游羅浮兼泛桂海自春徂秋不返僕旅江外書情寄之】見卷十三，葉十四～十五）。

春日歸山寄孟浩然（見卷十四，葉三）。

流夜郎永華寺寄潯陽羣官（見卷十四，葉四）。

別東林寺僧（見卷十五，葉十五）。

將遊衡岳過漢陽雙松亭留別族弟浮屠談皓（見卷十五，葉十七～十八）。

別山僧【龍按：此下，原註曰：涇縣作】見卷十五，葉二十一～二十二）。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并序（見卷十六，葉一～五）。

送崔十二遊天竺寺（見卷十六，葉七）。

送通禪師還南陵隱靜寺（見卷十八，葉一）。

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見卷十九，葉三）。

答長安崔少府叔封遊終南翠微寺太宗皇帝金沙泉見寄（見卷十九，葉三～五）。

答族姪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見卷十九，葉十五～十六）。

訓裴侍御留岫師彈琴見寄（見卷十九，葉十六～十七）。

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作（見卷二十，葉一～二）。

與從姪杭州刺史良遊天竺寺（見卷二十，葉七）。

同族姪評事黯遊昌禪師山池二首（見卷二十，葉十四）。

流夜郎至江夏陪長史叔及薛明府宴興德寺南閣（見卷二十，葉十七）。

與謝良輔遊涇川陵巖寺（見卷二十，葉二十三）。

遊水西簡鄭明府（見卷二十，葉二十四）。

陪族叔當塗宰遊化城寺升公清風亭（見卷二十，葉二十六～二十七）。

秋日登揚州西靈塔（見卷二十一，葉六）。

登瓦官閣（見卷二十一，葉七～八）。

登梅岡望金陵贈族姪高座寺僧【龍按：此下，原註曰：中孚】（見卷二十一，葉八～九）。

江上望皖公山（見卷二十一，葉十～十一）。

登巴陵開元寺西閣贈衡岳僧方外（見卷二十一，葉十三）。

與賈至舍人於龍興寺剪落梧桐枝望瀟湖（見卷二十一，葉十三～十四）。

下途歸石門舊居（見卷二十二，葉二～三）。

與元丹丘方城寺談玄作（見卷二十三，葉一）。

安州般若寺水閣納涼喜遇薛員外義（見卷二十三，葉二）。

尋山僧不遇作【龍按：此下，原註曰：金陵】（見卷二十三，葉五～六）。

廬山東林寺夜懷（見卷二十三，葉十一）。

聽蜀僧濤彈琴【龍按：此下，原註曰：蜀中】（見卷二十四，葉二十二）。

瑩禪師房觀山海圖（見卷二十四，葉二十六～二十七）。

白胡桃（見卷二十四，葉二十八）。

題江夏修靜寺【龍按：此下，原註曰：此寺是李北（龍按：北，原本作伯）海舊宅】（見卷二十五，葉四）。

上安州李長史書（見卷二十六，卷九～十一）。

江夏送林公上人遊衡嶽序（見卷二十七，葉四）。

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見卷二十八，葉四～五）。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見卷二十八，卷七）。

崇明寺佛頂尊勝陀羅尼幢頌并序（見卷二十九，葉五～九）。

金陵名僧頽公粉圖慈觀讚（見卷二十九，葉十）。

李居士讚（見卷二十九，葉十）。

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讚并序（見卷二十九，葉十二～十四）。

誌公畫讚（見卷二十九，葉十四～十五）。

地藏菩薩讚并序（見卷二十九，葉十五～十六）。

魯郡葉和尚讚（見卷二十九，葉十六）。

化城寺大鐘銘并序（見卷三十，葉一～三）。

爲寶氏小師祭濬和尚文（見卷三十，葉十九～二十）。

假若至今有人仍然以爲「僧伽歌」的格調、氣慨、遣詞、用字……，都不如李白所出其他的詩、文之那般地令人只得叫絕傾倒，由是將其疑爲或定作別人託名偽造，或係「合集」誤予混入之他人的「玩意」，那麼，我敢說：這些均只不過是「莫須有」與完全憑藉個人的臆斷和根本奇缺確證之妄斷。

本來已往世人談及李白，多半無非只以爲他最多也不過是李唐時代的一位生爲「儒生」，但深受道家、道教、道學思想影響之「謫仙」或「詩仙」，而幾乎無人稍予費神、注意去考察李白之所以終得成「仙」，是否中華的佛教文化，與他也有一些關係。關於這樣的問題，俟至異日得暇，我當另爲專文，試予一番檢討與解答。現在我只就此附及：李白畢生那樣地成「仙」，事實上，不僅亦受了中華佛教文化的影響，且此影響，還可謂爲相當重大。

眾所周知：李白行年尚只五歲時，即已經其生父客，自碎葉帶至廣漢【參看饒宗頤教授的選堂集林：史林（一九八二年一月，香港中華書局初版），頁六一四～六五五內載之「李白出生地——碎葉」】。直到他已有了十八歲起，李白即定居於匡山大明寺中，一面築「堂」讀書，杜門埋頭「廣之以學」，一面趁便周遊「旁郡」名勝、人物，用增見聞，俾其早「成大器」【參看安旗、薛天緯二氏合著的李白年譜（「一九八二年」八月，濟南齊魯書社出版、發行），頁一七～二二】。迨他行年二十有五，始行離開巴蜀，而以其天生之才華，多方厚植之學識，端求小遂其生平之所「志」！假若李白對於中華佛教文化生來即是茫然無知

，或毅然只懂力予排斥，我相信：他既不會自號「青蓮居士」，亦不知在其十八至二十四歲之間，就在匡山大明寺中，築「堂」讀書，而當時爲他所閱讀的書籍，無疑的，其中至少總有一些得爲名正言順的「佛書」，更不懂隨緣結交佛徒與先後結撰那麼一些反映其如何受到「佛化」薰陶的詩、文。

此刻即使我們僅行根據這樣的一些有關「史實」去繼予考索與推敲，說來應亦無需懷疑「僧伽歌」是什麼原本係由他人偽造或經「合集」誤予混入的別人底作品。何況該「歌」所有的某些詞語，特別是那些得可謂爲李白所有愛採用，而一再出現於其作品之中的佛學普通複合專詞，譬如：該「歌」以內，兩度出現的「真僧」一詞，我們就在李白的「瑩禪師房觀山海圖」【參看「合集」，卷二十四，葉二十六～二十七】詩之中，亦可見到其形影。此詩顯以就像「真僧」這樣的兩個方塊漢字，來形容諸如：當年奉國寺的瑩禪師那樣之上人【參看「合集」，卷十三，葉三～四：「秋夜宿龍門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國瑩上人從弟幼成令問（龍按：此下，原註曰：洛陽）】、「和尚」、「高僧」、「名僧」、「真名僧」……等，而並無人敢予去將那些詩歌視爲偽作，爲什麼「僧伽歌」兩度用「真僧」去形容那一位「法號號僧伽」、「本住南天竺」、「爲法頭陀」才「來」到唐土，以及「嗟」歎李白「落魄江淮」爲時已夠稱「久」的「南天竺」禪「僧」，就得另出一些完全基於個人的主觀臆測與妄斷，而將其疑爲或定爲不是李白的作品？

總而言之，我相信：該「歌」不僅亦是李白的大作，且其所「歌」頌的那一位「法號號僧伽」的禪「僧」，實際與泗州「僧伽大師」應是「風、馬、牛」之「無相及也」！

至於泗州「僧伽大師」，我相信：大家對於他的行誼，了知得都已夠稱詳細。說起來，我怕這無非是因其於李唐高宗顯慶中，已由「西域」的何國行抵中土，直到中宗景龍四年，示寂於長安，而其真身隨得送歸泗州臨淮普光王寺起塔供養，前後五十三年行化人間的事迹，迄今一則坊間仍流行著不少的文獻；記述其詳要，甚至於演繹其多方的「神通」，而對於這樣的一些「神通」，自他本人寂滅以後，且經某些載筆之士，存心故意特予傳會、附益地製造出許多的神話、小說，普遍加以播傳於人間；再則至少目前就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新編的敦煌莫高窟第七十二窟內龕帳門南側壁上，尚可見到殆爲五代時所製成底他的趺坐畫像，以及那一座於「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在浙江瑞安縣仙巖寺南面慧光塔所發現的「塗金木雕泗州大聖坐像」【關於這一座木雕坐像底部前邊所刻的「泗州（龍按：州，原

本作洲)大聖普照明覺大師」，孫修身氏在其「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畫介紹(一)」(原經載於敦煌研究文集(「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一九八二年」三月，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頁三三二～三五三)之中，竟未將其視為實即泗州「僧伽大師」的另一稱號，而定其當為什麼「北宋太平興國之年」，泗州普光王寺「復其舊額」以後的另一「高僧」(參看頁三四二)，這無非只是顯示孫氏之未曾費心勞力深入考究有關的問題。要知道：日本東京大正新修大藏經(一九二四～一九二八年，東京出版，自後簡稱「大正藏」)，第四十九卷內收之佛祖統紀(自後簡稱「統紀」)，卷第四十～四十六，頁三七一～四二三中，實已明言：

(趙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中)，勅內侍衛欽往泗州修僧伽大師塔，凡十三層，改普照王寺為太平興國。(中略)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詔謚泗州僧伽大士普照明覺大師，公私不得指斥其名。

(下略)

且其卷第五十三，頁四六〇～四六九中，並復言及：

(趙)宋太宗：僧伽塔放光。真宗：謚普照明覺大師。(下略)

而這樣的一些記述，無非足可用以證實該木刻所有之「普照明覺」，只不過是泗州「僧伽大師」之另一稱謂的一部份】；三則就在那一大堆原由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古抄漢文卷、冊之中，至少還有：①現仍藏於英國卜列顛圖書館(British Museum)的「泗州僧伽大師實錄」(斯、一六二四號「卷子」)。這種古抄「實錄」的「祖本」，我怕應是早經宋釋贊寧在他結撰的「唐泗州普光寺僧伽傳」【參看「大正藏」，第五十卷內收之宋高僧傳(自後簡稱「宋傳」)，卷第十八，頁八二二～八二三】以內，所談到的「僧伽實錄」，而顯非唐書經籍藝文合志(「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頁二〇五所說的「辛崇僧伽行狀一卷」與宋史(百衲本二十四史所收，民國七十年一月，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縮影、出版、發行臺五版)，卷二百五，志卷第一百五十八，藝文四，頁二四〇一所著錄之「辛【龍按：辛，原本作卒】崇僧伽行狀一卷」；②「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說六度經」〔斯、二五六五號與二七五四號「卷子」以及早經分藏於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東方稿本部(Département orientaux)的敦煌古抄漢文卷、冊伯、二二一七號「卷子」〕，而「大正藏」，第八十五卷，頁一四六三～一四六四所刊佈者，實為斯、二七五四號「卷子」所有文字之排印本【關於此「經」，我也相信：其全部文字，最多也只可能是悉經

泗州「僧伽大師」的某一門徒弟子所「代庖」的小「玩意」。鑒於「宋傳」根本未曾言及這樣的「佛書」，我且恐怕該「祖本」，什九至遲殆在莫高窟第七十二窟內龕帳門南側壁上圖畫「聖者泗州和尚」坐像前後不久，即由當地釋門某一僧師，端爲便於普及勸化世人崇信、供養「僧伽大師」所特予托名結撰而成的「經」卷】；現仍藏於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東方稿本部的敦煌古抄漢文卷、冊之中，其經有關當局編爲伯、三七二七號「卷子」以內，依據我的日籍畏友——日本駒澤大學佛教學部教授田中良昭博士，在其鉅製：敦煌禪宗文獻の研究（日本昭和五八年二月二〇日，日本東京大東出版社初版、發行），頁九三之中，特予一番解析所作的考訂，我們可知其中並經抄存了一份題爲「聖者泗州僧伽和尚无【龍按：无，原本作元】念因緣」之「玩意」。

此外，就自李唐中宗，對於泗州「僧伽大師」的「神通」，特別加以崇敬起，直到朱明成祖，且將「僧伽大師」的化迹，「采輯」與「刻」入其神僧傳【參看「大正藏」，第五十卷，頁九四八～一〇一五內載之神僧傳（自後簡稱「神傳」）】之中，俾廣傳播，而繼經各代帝王、各地行政首長、釋門領袖、老小男女信徒之普遍景仰與供養，時至今日，雖然我們不能確知大陸各地同胞，究已如何景仰與供養「僧伽大師」，但我敢說：至少莫高窟尚有其畫像，以及至少仍經正式公開受到中外遊客觀光客之瞻仰與「禮拜」。

茲者爲便四方同道學人參考起見，我且謹將手頭所有的些許直接與間接關於泗州「僧伽大師」生平之文獻，大致以其製作年代之先後，分別逐錄校訂如左。尚祈八表方家，不吝賜予指正。

(一)

大唐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

噫！代人以塔廟者，卽有爲【龍按：爲，原本作象】也。儀像者，非有相也。豈嘗論之，未始諒矣。其或執之於我，安住爲十劫之場。釋之於空。循捨得一如之智。皆所以頌其願、酌其心。必於無作之時，敷宏正法之故。俾或禮或見，能超因因之緣。若我若人，盡登果果之業。則曷爲不應，曷道不行？豈空寂之門，獨階證入事相之地，遂阻圓明者哉？普光王寺者，僧伽和尚之所經始焉。和尚之姓何，何國人，得眼入地。龍朔初，忽乎西來，飄然東化。獨步三界，遍遊十方。鳥【龍按：鳥，原本作鳥】飛於空，月見於水。泥鍵鐵鎖，降伏



貢高。長者錦書，散除文字。深以慾爲茂器，道實法鈞。銷一無於太常，越諸有於眞際。豈徒福河灌頂，慈雲覆身。舉手而安喻四因，動足而興復三見？或以沈香作炭，有枉言者，則誘而進之。沙末求珠，不知其量者【龍按：者，原本作也】，則呵而責之。香象之行，雖極水底。神龜之出，亦兼陸道。因如法如，自得定力。有作無作，冀是福田。嘗縱觀臨淮，發念置寺。以慈悲眼目信義，方寸興廣濟，心儀普照佛。光相纔現，瞻仰已多。遠近簪裾，往來舟楫。一歸聖像，再謁眞僧。作禮祈祥，焚香拔苦。觸塵者，庇如來之影。牽毛者，荷師子之威。信施駢羅，建置周布。繚垣雲蓋，正殿霞開。層樓敞其三門，飛閣通其兩鋪。舍利之塔，七寶齊山。淨土之堂，三光奪景。於製造也，未綴於手。猗德名也，已聞於天。中宗孝和皇帝，遠降綸誥，特加禮敬【龍按：敬，原本作敷】。延入別殿，近益重玄【龍按：玄，原本作元】。德水五瓶，霑濡紫極。甘露一斗，福潤蒼生。乃請寺名，仍依佛號。中宗皇帝，以照言犯諱，光字從權。親親御書，寵題寶額。垂露落於天上，飛翰傳於國中。其來也，廣內慶齊。其至也，連城歡迓。扇憑筆貴，獨屬右軍。寺爲額高，更因天子。每名晨大眾，瞻禮嬉遊。上昇門臺，直視川墅。櫺卓崢嶸而屏合，淮水逶迤而帶長。邑屋助其雄，商旅增其大。茲爲勝也，曷以加焉？!和尚口雖勿稱，緣乃有以知變易之道。迴軒少留，眾生可悲。菩薩亦病，示滅同盡，唯識永在。嗚呼！以景龍四年三月二日，端坐棄代於京薦福寺跡也。孝和皇帝申弟子之禮，悼大師之情。敬漆色身，謹將法供。仍造福度門人三【龍按：三，原本作七】僧，賜絹三百匹。勅有司造靈輿、給傳遞。百官四部，哀送國門。以五月五日【龍按：月五日，原本作日】，還至本處。當是時也！佛像流汗，風雨變容。鳥悲於林，獸號於野。矧伊慈子，降及路人乎？過去僧慧儼【龍按：慧儼，原本作惠嚴】、寺【龍按：寺，原本作等】主僧道堅、弟子木叉【龍按：叉，原本作義】等，並持床有義，失劍無追。施法立齋，知時明物。罔增舊業，克嗣前修。攀係儀形，建崇塔院。植娑【龍按：娑，原本作婆】羅樹，表蓮花臺。宛然坐而不言，歛爾感而皆應。懺則殃滅，求則福生。雖日月已綿，而靈變如在。歸依有眾，檀施孔多。鯨鍾萬斤，震覺六種。講筵七架，開導四生。清淨之身，更疏浴【龍按：浴，原本作俗】室。涅槃之飯，別構食堂。可謂能事畢矣，喜願并矣。宜八部之宅，以致諸天迴首自然。樹懸密語，印文地現。五風轉柔潤【龍按：潤，原本作潤】之音，千燈焰光明之色。構之者，罪花彫落。信之者，福【龍按：福，原本作燾】種萌生。雷縞發其六牙，珠彩澄其三水。州牧杜公惟孝，其直如箭，其潔如水。地壓淮上，城遷泗中。

民勩於勞，物集其利。長史宗公、司馬盧公，或清節首【龍按：首，原本作自】公，文雅形國。或禮容虛己【龍按：己，原本作已】，堅操動時。臨淮宰薛欽行等，或主諾條流，庭無置對。或子人簡德，邑有歡康。並堅位大車，正信超士。興二道之教，發一師之因。相與累贊經身，長懸覺道。樹不朽之德，宏未來之功。是刻豐碑，以光盛美。其詞曰：

惟普照之大身兮，杖菩薩之右臂。粵靈瑞之可聞兮，固昭成之難值。期一會之來思，鳩萬輩之善施。宏佳持之信受，廣事相之該備。豁川陸之雲龍，雄城邑之頽雉。辟天師於九重，補人王於十利。嘉寺榜之立名，寵聖札之題字。追已滅之化身，了見在之文義。貯儀形於空塔，存詞偈【龍按：偈，原本作謁】於金地。咎無讎而不除，福何求而不致。副眞僧之眞寶，接羣公之雅器。播永日於山河，刻巨石於淮泗。

【龍按：以上據湖北先正遺書集部內收沔陽盧氏原據欽定全唐文本景印之李北海集所有者校訂。】

## (二)

張升題衡陽泗州寺

一水悠悠百粵通，片帆無柰信秋風。幾層峽浪寒春月，盡日江天雨手篷。漂泊漸搖青草外，鄉關誰念雪園東。未知今夜依何處，一點漁燈出葦叢。

【龍按：以上據全唐詩附全唐詩逸（清聖祖彙編，民國五十四年四月，臺北市復興書局縮影、初版、發行，自後簡稱「全唐」），頁八八六所有者校訂。】

## (三)

韓愈送僧澄觀【龍按：此下，原註曰：李邕泗州普光王寺碑：僧伽者，龍朔中西來。嘗縱觀臨淮，發念置寺。既成，中宗賜名「普光王寺」。以景龍四年三月二日，示滅於京。後、澄觀建僧伽塔於泗州。】

浮屠西來何施爲，擾擾四海爭奔馳。構樓架閣切星漢，誇雄鬥麗止者誰。僧伽後出淮泗上，勢到眾佛尤恢奇。越商胡賈脫身罪，珪璧滿船寧計資。清淮無波平如席，欄柱傾扶半天赤。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影沈潭底龍驚遁，當晝無雲跨虛碧。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愈昔從軍大梁下，往來滿屋賢豪者。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

復從徐州辟書至，紛紛過客何由記，人言澄觀乃詩人，一座競吟詩句新。向風長歎不可見，我欲收斂加冠巾。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啄門疑啄木。有僧來訪呼使前，伏犀插腦高頰權。惜哉已老無所及，坐睨神骨空潸然。臨淮太守初到郡，遠遣州民送晉問。好奇賞俊直難逢，去去爲致思從容。

【龍按：以上據「全唐」，頁二〇二所有者校訂。】

(四)

崇義坊招福寺，本曰正覺，國初毀之，以其地立第，賜諸王。睿宗在藩，居之。乾封二年，移長寧公主錦【龍按：原註曰：趙本作「佛」】堂於此，重建此寺。（中略）寺西南隅，僧伽像。從來有靈，至今百姓上幡繖不絕。先、寺奴朝來者，常續明塗地，數十年不懈。李某爲君【龍按：原註曰：趙本作「尹」】時，有賊引朝來，吏將收捕。奴不勝其冤，乃上鐘樓，遙啓僧伽而碎身焉。恍惚間，見異僧以如意擊曰「無苦！自將治也！」奴覺，奴跳下數尺地，一毛不損。囚聞之，悔懊自服，奴竟無事。

【龍按：以上據寺塔記（唐段成式撰，秦嶺人點校），「一九六四年」五月，「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卷下，頁二五～二六所有者校訂。】

(五)

徐夤題泗州【龍按：州，原本作洲】

十年前事已悠哉，旋被鐘聲早暮催。明月似師生又沒，白雪如客去還來。煙籠瑞閣僧經靜，風打虛窗拂幌開。惟有南邊山色在，重重依舊上高臺。

【龍按：以上據「全唐」，頁四二四五所有者校訂。】

(六)

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說六度經

吾告於閻浮提中善男子、善女人：吾自生閻浮，爲大慈父，教化眾生。輪迴世間，經今無始曠劫。分身萬億，救度眾生。爲見閻浮提眾生，多造惡業，不信佛法。惡業多者，吾不忍見，吾身便入涅槃。舍利形像，遍於閻浮，引化眾生。以後像法世界滿、正法興時，吾與

彌勒佛同時下生。共坐化城，救度善緣。元居本宅，在於東海，是過去先世淨土。緣爲眾生頑愚難化，不信佛法，多造惡業。吾離本處，身至西方。教化眾生，號爲釋迦牟尼佛。東國遂被五百毒龍，陷爲大海。一切眾生，沈在海中，化爲鼃黿鼉。吾身已後卻從西方胡國中，來生於閻浮，救度善緣佛性種子。吾見閻浮眾生，遍境凶惡。自相吞食，不可開化，吾今遂入涅槃。舍利本骨，願往泗州。已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慈心孝順，敬吾形像。長齋菜食，念吾名字。如是之人，散在閻浮。吾愍見惡世，刀【龍按：刀，原本作力】兵競起。一切諸惡逼身，不得自在。吾後與彌勒尊佛下生本國，足踏海，水枯竭。遂使諸天龍神八部聖眾，在於東海中心，修造化城。金銀爲壁，玻璃爲地，七寶爲殿。吾後至閻浮，與留【龍按：留，原本作流】佛法。唯傳此經，教化善緣。六度弟子，歸我化城。免在閻浮，受其苦難。悉得安穩，衣食自然，長受極樂。天魔外道，弱水隔之，不來爲害。吾當度六種之人：第一度者，孝順父母，敬重三寶。第二度者，不殺眾生。第三度者，不飲酒食肉。第四度者，平等好心，不爲偷盜。第五度者，頭陀苦行，好修橋梁並諸功德。第六度者，憐貧念病，布施衣食，極濟窮無。如此善道六度之人，吾先使百童子領上寶船。載過弱水，免使沈溺，得入化城。若不是吾六度之人，見吾此經，心不信受，毀謗正法。當知此人宿世罪根，身受惡報。或逢盜賊兵瘴而死，或被水火焚漂。或被時行惡病、遭官落獄。不善眾生，皆受無量苦惱。死入地獄，無有出期，萬劫不復人道。善男子、善女人！書寫此經，至【龍按：至，原本作志】意受持。若逢劫水劫火、黑風天暗，吾放【龍按：放，原本作故】無量光明照汝。因緣俱來佛國，同歸化城，悉得解脫！南無僧伽、南無僧禁吒、莎訶、達多姪他耶唵、跋勒攝、娑婆訶！

僧伽和尚經

【龍按：以上據「大正藏」，第八十五卷，頁一四六三～一四六四內載之斯、二七五四號「卷子」所有者校訂。】

(七)

聖者泗州僧伽和尚无【龍按：无，原本作元】念因緣

昔僧伽和尚者，化迹之邦，現身百處【龍按：處，原本作顯】。弋甲來侵，端然而定。或朝變人相，或夜現佛儀。度苦眾生，令歸彼岸。有人崇重，當獲良緣。若有巨【龍按：巨

，原本作拒】惡，不發恙怒。凡人莫測【龍按：測，原本作側】，數作奇珍【龍按：珍，原本作眞】。因】茲誠實，人發勝【龍按：勝，原本作滕】心。海內清平，彌除災沴。若有修建繪聖摸眞者，無願不遂。更有靈應，別錄傳之。奉勸至心敬禮、渴仰聖者：求願滿足，隨處【龍按：處，原本作頗】現種種身。或示大身，側塞遍滿虛空。或變【龍按：或變，原本作變】小身，由如微。不可稱，不可量。不可【龍按：不可，原本作不】論，不可說。大慈！大悲！

【龍按：以上據伯、三七二七號「卷子」所有者校訂。】

(八)

李 泌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休，唐吳房令。休，娶浙南周氏。初，周氏尚幼。有異僧僧伽，泗上來。見而奇之，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爲帝王師。」及周氏既娠泌，凡三周年，方寤而生。泌，生而髮至於眉。先是，周每產，必累日困憊。唯婉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爲順。…泌有集二十卷，行於世【龍按：此下，原註曰：鄴侯外傳】。

【龍按：以上據太平廣記（李昉等編，「一九六一年」九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自後簡稱「廣記」，卷第三十八，神仙三十八，頁二三八～二四四所有者校訂。】

(九)

僧伽大師

僧伽大師，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遊此【龍按：此，原本作北】土，隸名於楚州龍興寺。後、於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其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唐景龍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尊爲國師，尋出居薦福寺。嘗【龍按：嘗，原本作常】獨處一室，而其頂有一穴，恆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入頂穴中，又以絮塞之。師嘗【龍按：嘗，原本作常】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一日，中宗於內殿語

師曰：「京畿無雨，已是數月。願師慈悲，解朕憂迫。」師乃將瓶水泛酒，俄頃陰雲翳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詔賜所修寺額，以臨淮寺爲名。師請以普照王字【龍按：此下，原註曰：明鈔本、陳校本字作寺】爲名，蓋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廟諱，乃改爲普光王寺。仍御事親書其額，以賜焉。至景龍四年三月二日，於長安薦福寺，端坐而終。中宗卽令於薦福寺，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風歛起，臭氣徧滿於長安。中宗問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也。」中宗默然心許，其臭頓息。頃刻之間，奇香郁烈。卽以其年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卽今塔是也。後、中宗問萬迴師曰：「僧伽大師何人耶？」萬迴曰：「是觀音化身也！」如法華經普門品云：「應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皆見之而爲說法」，此卽是也。先是師初至長安，萬迴禮謁甚恭。師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及師遷化後，不數月，萬迴亦卒。師平生化現事迹甚多，具在本傳，此聊記其始終矣【龍按：矣下，原註曰：出本傳及紀聞錄】。

【龍按：以上據「廣記」，卷第九十六，異僧十，頁六三八～六三九所有者校訂。

】

## (十)

### 尼妙寂

尼妙寂，姓葉氏，江州潯陽人也。初、嫁任華，潯陽之賈也。父昇，與華往復長沙廣陵間。唐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讎。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其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爲女弟所呼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鄰叟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詣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處，四方士大夫多憩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妙寂自思曰【龍按：自妙至曰，原本無】：「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於是褐衣上元，捨力瓦棺寺。日持箕帚，灑掃閣下。閒則徙倚欄檻，以伺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辯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登閣。神

彩雋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爲人解疑，況子之冤惡，而神告如此，當爲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既彰，雪冤有路。苟或釋，誓報深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奉佛，祈增福海。」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爲僧者必由之。四方輻輳，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焉。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貞元中，不爲南海從事乎？」公佐曰：「然。」尼曰【龍按：尼曰，原本無】：「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尼【龍按：尼，原本作妙寂】曰：「昔瓦棺寺閣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夜言，乃男服。易名土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黃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名蘭者。默往求傭，輒賤其價，蘭喜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爲者，不顧輕重而爲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晝與羣傭苦作，夜寢他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逾敬念，視土寂，卽目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關鎖啓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已物，亦見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出季處，未嘗偕出。慮其擒一而驚逸也，御之數年。永貞年重陽，二盜飲旣醉，土寂奔告於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天宮寺尼洞微，卽昔時受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誠復讎，天亦不奪。遂似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讎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軀，豈酬明哲。梵宇宙無他，唯虔誠法象，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爲作傳。大和庚戌歲，隴西李復言遊巴南，與進士沈田會於蓬州。田因話奇事，持以相示，一覽而復之。錄怪之日，遂纂於此焉【龍按：此下，原註曰：出續玄（龍按：玄，原本作幽）怪錄】。

【龍按：以上據「廣記」，卷第一百二十八，報應二十七，頁九〇六～九〇八所有者校錄。】

唐僖宗

唐丞相隴西李蔚，建大旆於廣陵日，時咸通十二年也。泗州狀言：「有女僧二人，至普光寺，將祈禮者。睢盱顧視，如病風狂。云：『後二年，國有變亂。此寺大聖和尚，當履寶位。』」循廊喧叫聚人甚眾。不跡其來，釋徒大恐。且欲拘縻之際，則齊登峻塔，投身而下。其一不救，其一墜傷。狂痛昏迷，詰問不獲。」丞相立命焚其狀，仍牒州杖殺之。至十四年，懿皇晏駕。八月，僖宗卽位，乃是普王【龍按：此下，原註曰：出唐史】。

【龍按：以上據「廣記」，卷第一百三十六，徵應二，帝王休徵，頁九七七～九七八所有者校訂。】

(十二)

唐泗州普光寺僧伽傳

釋僧伽者，葱嶺北何國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亦猶僧會本康居國人，便命爲康僧會也。然合有胡、梵姓名，名旣梵音，姓涉華語。詳其何國，在碎葉國東北，是碎葉附庸耳。伽在本土，少而出家。爲僧之後，誓志遊方。始至西涼府，次歷江淮，當龍朔初年也，登卽隸名於山陽龍興寺。自此，始露神異。初，將弟子慧儼，同至臨淮。就信義坊居人，乞地下標誌之。言決於此處，建立伽藍。遂穴土，獲古碑，乃制國香積寺也。得金像，衣葉刻「普照王佛」字。居人歎異，云：「天眼先見，吾曹安得不捨乎？」其碑、像，由貞元、長慶中，兩遭災火，因亡蹤矣。

嘗臥賀跋氏家，身忽長其床榻，各三尺許，莫不驚怪。次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舉族欣慶，倍加信重，遂捨宅焉。其香積寺基，卽今寺是也。由此，奇異之蹤，旋萌不止。中宗孝和帝景龍二年，遣使詔赴內道場。帝御法筵，言談造膝。占對休咎，契若合符。仍褒飾其寺，曰普光王。四年庚戌，示疾。勅自內中，往薦福寺安置。三月二日，儼然坐亡。神彩猶生，止瞑目耳。俗齡八十三，法臘罔知。在國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載。帝慘悼黯然，于時，穢氣充塞，而形體宛如，多現靈迹。勅有司給絹三百疋，俾歸葬淮上。令羣官祖送，士庶填闐。五月五日，抵于今所。帝以仰慕不忘，因問萬迴師曰：「彼僧伽者，何人也？」對曰：「觀音菩薩化身也！」經可不云乎？應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現之沙門相也。

初，伽化行江表，止嘉禾靈光寺。彼澤國也，民家漁梁，矰弋交午。伽苦敦喻：其諸殺



業，陷墮於人，宜疾別圖生計！時，有裂網折竿者，多矣。伽閑而宴息，見神告曰：「天方亢陽，百姓苗死。身胡藏其懶龍耶？」伽曰：「爲之奈何？」神曰：「若今夕，但小指出窓隙外，其如何【龍按：何，原本作人何】？」伽依之。其夜，霆擊異常。質明，視指，微有紅線脈焉。伽曰：「吾與此壤無緣。」乃行抵晉陵，見國祥寺荒廢，乃留衣於殿梁而去，後人聞異香芬馥。伽嘗記之曰：「伊寺有人王重興去。」三十年後，果有僧，俗姓全，爲檀那矣。

萬歲通天【龍按：萬歲通天，原本作通天萬歲】中，於山陽眾中，懸知嫌鄙伽者，乃昌言曰：「吾有五十萬錢，奉助功德，勿生橫議！」伽於淮岸，招呼一船曰：「汝有財施，吾寬刑獄。汝所載者，剽略得耳。」盜依言盡捨，佛殿由是立成。無幾，盜敗，拘於揚子縣獄，伽乘雲下慰喻言：「無苦。」不日，果赦文至，免死矣。

昔在長安，駙馬都尉武攸既有疾，伽以澡罐水喂之而愈。聲振天邑，後有疾者，告之，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師子而瘳。或擲水餅，或令謝過。驗非虛設，功不唐捐。卻彼身災，則求馬也。譬其風厄，則索扇歟？或認盜夫之錢，或咋黑繩之頸。或尋羅漢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預知大雪，或救旱飛雨。神變無方，測非恆度。中宗勅恩度弟子三人：慧岸、慧儼、木叉，各賜衣盂，令嗣香火。泊乎已滅，多歷年所。

嘗現形往漢南，市漆器。及商人李善信船至寺，覓買齋器僧，忽見塔中形像，凝然而指曰：「正唯此僧來求買矣。」遠近嗟歎。又，嘗於洪井化易材木，結筏而至焉。

大曆中，州將勒寺知十驛，俾出財供乘傳者。至十三【龍按：三，原本作五】年七月夜，現形于內殿，乞免郵亭之役。代宗勅中官馬奉誠宣放，仍齎捨絹三百疋、雜綵千段、金澡罐、皇太子衣一襲，令寫貌入內供養。

又、貞【龍按：貞，原本作乾】元中，州牧李【龍按：此下，原註曰：亡名】有推步者云：「爲土宿加臨，災當惡弱。」伽忽現形撫李背曰：「吾來福至，汗出災銷，後無他咎。」嘗於燕師號毘闍，稍是，泗州寺僧，燕使齋所求物到，認塔中形，信矣，遂圖貌而歸，自燕薊展轉傳寫，無不遍焉。

長慶元年，夜半，於州牧蘇公寢室前，歌曰：「淮南、淮北，自此福焉。自東、自西，無不熟矣。」其年，獨臨淮境內有年耳。二年，寺塔皆焚，唯伽遺形，儼若無損。

咸通中，龐勛者，本徐州戍卒，擅離桂管，沿路劫掠。而攻泗州，圍逼其城。伽於塔頂

現形，外寇皆睡。城中偶出擊之，驚竄而陷宿州。以事奏聞，仍錫號證聖大師也。

文德元年，外寇侵軼。州將嬰城拒敵，伽現形城西北隅。寇見，知堅壘難下，駭而宵遁。

大順中，彭門帥時溥，令張諫攻于北城。除勦戮外，有五百餘人，拘鞠場中。諫凭桡，恍惚間，見僧衣紫誨之曰：「此輩平人，何可殺耶？不如捨之！」言畢不見，諫遂縱之而逸。

乾寧元年，太守臺蒙夢伽云：「寒東南少備！」蒙不喻旨，以綿裘法服施之。十二月晦夜半，有兵士踰壘而入。蒙初不知，復夢一僧以錫杖覆于心上，冷徹心骨。驚起，蒙令動鼓角，賊驚奔。獲首領姓韓，至是方曉矣。

由此多於塔頂，現小僧狀，傾州瞻望。然有吉凶，表兆于時。乞風者分風，求子者得子。今聞有躬禮者，往往有全不見伽形相者。或見笑容者吉，不然則凶。其不可愛度者，如此。

泊【龍按：泊，原本作泊】乎周世宗有事于江南，先攻取泗上。伽寄夢於州民言：「不宜輕敵。」如是達于州牧，皆未之信。自爾家家夢同告之，遂降。全一郡生民，賴伽之庇矣。

天下凡造精廬，必立伽真相，勝曰大聖僧伽和尚。有所乞願，多遂人心。李北海邕、胡著作皓【龍按：皓，原本作浩】，各爲碑頌德。

今上御宇也，留心于此。其年三月，有尼遊五臺山迴，因見伽於塔頂，作嬰孩相。遂登剎柱，捨身命供養。

太平興國七年，勅高品白承睿，重蓋其塔。務從高敞，加其累層。八年，遣使別送舍利、寶貨，同葬于下基焉。其日，有僧懷德，預構柴樓，自持蠟炬，焚身供養。災燎之中，經聲不絕。又、將欲建浮圖，有巨木三根，沿【龍按：沿，原本作沼】淮而下。至近浮橋，且止，收爲塔心柱焉。續勅殿頭高品李庭訓，主之。先是此寺因竊中金像，刻其佛曰普照王，乃以爲寺額。後避天后御名，以光字代之。近宣索僧伽實錄，上覽已。勅還其題額曰普照王寺矣。

弟子木叉者，以西域言爲名，華言解脫也。自幼從伽爲剃髮弟子，然則多顯靈異。中和四年，刺史劉讓，厥父中丞，忽夜夢一紫衣僧云：「吾有弟子木叉，葬寺之西，爲日久矣！君能出之？仍示其葬所！」初夢，都不介意，再夢，如初。中丞得夢中所示之處，欲施斷之，見有二姓占居。於是饒錢，市焉。開穴，可三尺許。乃獲坐函，遂啓之。於骨上，有舍利放光。命焚之，收舍利八百餘顆，表進上。僖宗皇帝，勅以其焚之灰塑像，仍賜諡曰真相大師。于今侍立于左，若配饗焉。

弟子慧儼，未詳氏姓、生所。恆隨師僧伽，執侍餅錫。從楚州發至淮陰，同勸東海裴司妻捨【龍按：捨，原本作悋】白金沙羅而墮水。抵盱眙，開羅漢井。宿賀跋玄濟家，儼侍十一面觀音菩薩旁。自爾詔僧伽上京師，中宗別勅度儼，並慧岸、木叉，三人各別賜衣鉢焉。

【龍按：以上據「宋傳」，卷第十八，頁八二二～八二三所有者校訂。】

(十三)

宋臨淮普照王寺懷感傳

釋懷德，本江南人也。髫年離俗，謹愿飾身。遍誦法華經，得度。自爾雖登講肆，終以誦持爲專務。晚遊泗上，禮僧迦塔像。屬今上遣高品李神福，齎旛華上供，並感應舍利，至葬于新塔下基深窟中。德遂誓焚軀供養。先罄捨衣篋供身之物，齋僧一中。然後自衣紙服，身纏油蠟。禮辭僧眾，手持雙燭。登柴菴中，發火誦經，觀者莫不揮淚。德至火熾燦高，其身聊側。猶微聞誦經之聲，一城之人，無不悲悼者。淘汰舍利甚多，乃太平興國八年四月八日也。使臣回奏，上爲之動容焉。

【龍按：以上據「宋傳」，卷第二十三，頁八六〇～八六一所有者校訂。】

(十四)

辛 澄

辛澄者，不知何許人也。建中元年，大聖慈寺南畔創立僧伽和尚堂，請澄畫焉。纔欲援筆，有一胡人云：「僕有泗州眞本。」一見甚奇，遂依樣描寫。及諸變相，未畢，蜀城士女瞻仰儀容者側足，將香燈【龍按：原註曰：湖本作「燈香」】供養者如驅，今已重粧損矣。普賢閣下五如來同坐一蓮花及鄰壁小佛九身，閣裏如意輪菩薩，並澄之筆，見存。

【龍按：以上據益州名畫錄（宋黃休復撰、秦嶺人點校，「一九六四」五月，「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自後簡稱，「益錄」）卷上，頁一一～一二所有者校訂。

】

(十五)

常重胤

常重胤，榮之子也。僖宗皇帝幸蜀，回鑾之日，蜀民奏請留寫御容於大聖慈寺。其時，隨駕寫貌待詔，盡皆操筆，不體天顏。府主陳太師敬瑄，遂表進重胤，御容一寫而成。內外官屬，無不歎駭，謂爲僧繇之後身矣。（中略）大聖慈寺興善院泗州和尚眞、華亭張居士眞、寶曆寺請塔天王、寧蜀寺都官土地，並重胤筆，見存。

【龍按：以上據「益錄」，卷上，頁一八～二一所有者校訂。】

(十六)

志閑和尚，館陶人。早參臨濟，晚住灌溪。乾寧二年夏，忽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龍按：僧，原本作增】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七步，垂手而逝。後、鄧隱峯倒立而化。

【龍按：以上據南部新書（「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自後簡稱「南書」），己，頁六〇所有者校訂。】

(十七)

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僞號。一旦，大設，爲伶官作戲辭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

【龍按：以上據「南書」，癸，頁一二七所有者校訂。】

(十八)

泗州僧伽塔

我昔南行舟繫汴，逆風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勸禪靈塔，香火未收旗腳轉。回頭頃刻失長橋，卻到龜山未朝飯。至人無心何厚薄，我自懷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我今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戀。得行固願留不惡，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舊云三百尺，澄觀所營今已換。不嫌俗士汙丹梯，一看雲山遶淮甸。

【龍按：以上據蘇東坡全集（民國五十三年二月，臺北市世界書局影印、出版、發行，自後簡稱「蘇集」）前集，卷三，頁六〇所有者校訂。】

(十九)

祈雨僧伽塔祝文一首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三月甲申朔十二日乙未，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新知揚州軍州事、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蘇軾，謹以香燭茶果之供，敢昭告于大聖普照王之塔：淮東西連歲不稔，農末皆病，公私並竭。重以浙右大荒，無所仰食。望此夏田，以日爲歲。大麥已秀，小麥已孕。時雨不至，垂將焦枯。凶豐之決，近在旬日。軾移守廣陵，所部十郡。民窮爲盜，職所當憂。才短德薄，救之無術。伏願大聖普照王，以解脫力，行平等慈。噫欠雲雷，咳唾雨澤。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瀝肝膽，尚鑒聽之。

【龍按：以上據「蘇集」，後集，卷十七，頁六三一～六三二所有者校訂。】

(二十)

僧伽贊一首

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喜而舞。非謂日月有在亡，實自慶我眼根在。泗濱大士誰不見，而有熟視不見者。彼豈無眼業障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反掌。傳募世間千萬億，皆自大士法身出。麻田供養東坡贊，見者無數悉成佛。

【龍按：以上據「蘇集」，卷十九，頁六六二及續集，卷十，頁三〇九～三一〇內載普照王贊（龍按：此下，原註曰：卽僧伽贊）所有者校訂。】

(二十一)

祭泗州塔文

淮南東西，連歲不稔。士農皆病，公私並竭。重以浙右大荒，無所仰食。望此夏苗，以日爲歲。大麥已秀，小麥初孕。時雨不至，垂將焦枯。豐凶之決，近在旬日。某移牧廣陵，所部十郡。民窮爲盜，吏職所憂。才短德薄，救之無術。伏願大聖普照王，以解脫力，行平等慈。噫欠風雨，咳唾雨澤。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瀝肝膽，尚矜聽之。

【龍按：以上據「蘇集」，續集，卷十二，頁三九一所有者校訂。又按：此「祭」文與前列之(六)：「祈雨僧伽塔祝文」，雖其篇題並不相同暨各篇內容文字小有差異

，但我相信：兩者所指必同爲一事及其原作之時間，當爲元祐七年三月十二日，且此「祭」文，應係蘇軾原作「祝文」的改題與節略之「玩意」。

(二十二)

澱山普光王寺捨田碑

碑高三尺許，廣二尺四寸。分上下兩截：上截又分三格，橫列號田畝數，左右下，橫刻所至處。下截刻捨田情旨一通，文廿五行，行廿三四字不等。額題吳興沈君捨田疏七字，並正書。在青浦縣澱山會靈三姑廟壁左壁，與會靈廟記碑兩背相合。此碑，牆外東向。

係三十五號田，一十七畝三角五步 草蕩【龍按：原註曰：此在第一格。】

係三十四號田，計八十畝三角五步【龍按：原註曰：此在第二格。】

係三十三號田，一百五畝三角二十步【龍按：原註曰：此在第三格。】

西至竟浦【龍按：原註曰：此在第一二格之間左邊一行。】

東至□□【龍按：原註曰：此在第一二格之間右邊一行。】

水澮【龍按：原註曰：此在第三格左邊一行。】

史伯成田【龍按：原註曰：此在第三格右邊一行。】

北至水澮【龍按：原註曰：此在第三格下橫，以上俱上一截。】

捨田入

澱山普光王寺常住情旨 承節郎沈從言謹封

南瞻部洲大宋國平江府崑山縣泖川鄉大石浦西居住，清信奉三寶弟子、承節郎沈從言同男、將仕郎履，息婦高氏四六娘，陳氏五十四娘，陳氏廿一娘，吉氏四十八娘，孝男右修職郎起宗，將仕郎佐才，將士郎作德，承信郎作義，將士郎林宗、作霖、希旦、嗣宗、朝宗、儒宗、希召、作侔，錢氏廿三娘，方氏十四娘與闔家眷屬等。

右、從言所申情旨：二月十六日，恭值

先妣太君朱氏遠諱之辰，特發誠心。謹將本家產田式伯肆畝一角三十步，其田係在秀州華亭縣修竹鄉四十三都，坐落所有坵片字號潤段，並在契約該說。其田，今將捨入

澱山普光王寺常住，永充供贍，俾僧行齋粥香火焚修。所得功德，先用報答。

四恩三有，莊嚴

無上佛果菩提，次冀報荐

亡太翁十二承太婆鍾氏夫人、亡翁廿五承事婆呂氏夫人、亡考三承事妣朱氏太君、劉氏、顏氏太君、亡兄十一承事、太承事嫂郁氏太君、亡妻周氏太君、亡男廿三司戶、廿五縣尉、廿八承信、三十承信、亡女二十娘子、廿五娘子、息婦吉氏三九娘子、鄭氏九九娘子，亡沈氏六娘子、曹氏十一娘子、龔氏六娘子，盡

門中，前亡後化，一嗣宗親，各願同乘巨善，俱遂超升，不入輪迴，徑歸極樂。然後保祐門闢益秀，物業榮昌。子孫傳積慶之風，眷愛納自天之祐。以至法界有情，同霑斯朝。從言恭對

金甌敷宣，謹疏。

紹興貳拾捌年二月 日，承節郎沈從言押疏。頭首智肱 定行 知事惠生 有平 道詮住持傳法道智立石【龍按：原註曰：以上俱下一截。】

（王昶）按此碑額題吳興沈氏捨田疏，捨田者爲沈從言，住崑山縣。額稱吳興者，其望也。碑載捨田分三號，合計其田二百二畝九角三十步。然其情旨內，則云本家產田二百四畝一角三十步。田以步計，似卽今以弓計之制，每一步爲一弓也。然今制每積弓二百四十爲一畝，不盈畝者，則以所餘弓尺畸零之數，用分釐計之，未嘗云餘幾弓也。此宋制，不能詳考。而其以角計，亦未曉其制。其碑載田數，前後不合，亦所未詳也。情旨云其田在秀州華亭縣修竹鄉四十三都【龍按：都，原本作畧】，宋地理志：宣和三年，改嘉禾郡爲秀州。慶元元年，升嘉興府。而華亭縣，則屬之久矣。此碑刻于紹興二十八年，宜爲秀州也。紹熙四年，楊潛雲間志：華亭管十三鄉，第三爲修竹鄉，在縣西九十里。三保十二村，管里三，曰濮陽、儀鳳、驅塘，而不詳四十三都。華亭縣志沿革表：明嘉靖二十二年，割縣西北境二鄉之半，爲青浦縣，尋廢。萬曆元年，復割置青浦縣，而不詳所謂二鄉者何鄉。其鄉保卷內，則已不載修竹鄉，可知修竹鄉屬之青浦。雲間志：十三鄉在縣西北者，爲集賢鄉、海隅鄉。在縣西者，爲修竹鄉。華亭志鄉保，仍載集賢，而不載海隅。又可知集賢雖在西北，仍屬華亭。惟海隅，當屬青浦矣。青浦志鄉保最爲詳晰。有舊時鄉保，現在鄉保。參考之，舊時者，有修竹鄉，分中鄉、上鄉。上鄉內有四十二保、三區，爲都【龍按：都，原本作畧，下同】五。現在者，則有華上鄉四十二保，三區

分五都，曰三都、七都、十都、十一都、十五都，而七都內有澱山小圩胡家帶朱家村、北夏村，疑所謂澱山小圩朱家村，即今珠街鎮澱山一帶，則現在之華山鄉，即舊時之修竹鄉也。沈氏捨田，在修竹鄉，當近澱山，因以施之普光王寺，俾其便於收穫也。情旨內自稱其階曰承節郎，男爲將仕郎，孫男爲右修職郎、將仕郎、承信郎。又稱亡太翁、亡翁、亡考、亡兄，俱爲承事，亡男則稱其官爲司戶、縣尉，又有稱承信者。宋史職官志載：右職換文資之格：從事、修職換成忠郎。未滿三考，保義郎、迪功郎換承節郎。未滿三考，承信郎、將仕郎換承信郎，保義郎換修職郎，承節、承信郎換迪功郎，進義校尉換將仕郎，登仕、將仕郎換承信郎，未見有所謂承事者。又修職，亦未有加右字者。碑所載諸階，大率不過稱謂之美名，未必皆實居其職。而其爲史志所未備者，則亦可資參考也。曾祖曰太翁，曾祖妣曰太婆，皆淑見。此碑，其稱婦人曰幾十幾娘，亦有稱四六娘、四八娘、三九娘子、九九娘子，省去十字者。又從言現在，只一男履，而現在息婦有高氏、陳氏、陳氏、吉氏，亡男四人，而亡息婦有吉氏、鄭氏，鄭氏之下，有亡沈氏、曹氏、龔氏，但有亡字，而無稱謂，皆所未詳也。普光王寺賜額，在紹興八年。沈氏施田，距賜額後二十年。蓋其時，此寺方興也。沈氏先世，本出吳興，爲湖州之望族，其遷居崑山，不知始於何代。據此碑，則在南宋時，已富而多田，縣延至二三百之久，其後人有號萬三者，值明洪武時，太祖遷東南富戶于鳳陽，沈氏與焉。故其後，遂微。所謂萬三，蓋有田多至一萬三百頃，是以施田至二百餘畝，不覺其多也。所居泖川鄉，瀕臨澱湖，今地名萬圩，相傳即萬三遺蹟。然流俗傳聞，不若碑之有據。此碑，依傍靈祠，足垂不朽。而僻在草莽，無人著錄。今剔抉出之，俾其先世祖孫兄弟銜名，從此顯著，是亦施田之報矣。

【龍按：以上據金石萃編（民國五十三年七月，臺北市國風出版社縮影、出版），頁二八四九～二八五一所有者校訂。】

（二十三）

泗州大聖普照禪寺上堂語錄

侍者集成編

師在長蘆受請，拈疏示眾。（下略）



(中略)

大聖菩薩忌日，上堂拈香云：「此一辨香，奉爲大聖等慈普照明覺國師菩薩【龍按：菩薩，原註曰：一本無】圓寂之辰。用報恩輝，莊嚴聖化。況菩薩蓋載道同，三際亘一如之體。生靈化被，十方現應變之身。道運等慈，智能普照。聖力扶持於宗社，真心廓大於教門。誓與眾生，同圓種智。」遂就座示眾云：「當生不生，借光現三十六應。當滅不滅，忘照攝千百億身。祇如絕去來、無動靜，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見大聖菩薩？」良久，云：「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後略）

【龍按：以上據「大正藏」，第四十八卷內收之宏智禪師廣錄（自後簡稱「廣錄」）卷第一，頁一一二所有者校訂。】

## (二十四)

勅謚宏智禪師行業記

宣和六年，向公子諲，使發運事，夢僧導至古寺，金其榜曰隰州，莫測也。秋七月，泗州普照王寺，闕住持者。向公聞長蘆第一座僧正覺倡曹洞宗，衲子信嚮，具疏與帖，請補其處。既至，問其鄉里曰隰州，始悟昨夢，愈加敬禮。師蓋自此七坐道場，名振天下。嗚【龍按：嗚，原本作鳴】乎！達人大士出，應於世爲人天師，夫豈偶然也哉？師姓李氏，母趙。誕師之夕，光出於屋，人皆異之。七歲，誦書，日數千言。少日，遂通五經。祖寂，父宗道。久參積翠老南之子佛陀遜禪師，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超邁不羣，非塵埃中人，宜令出家，異日必爲大法器。」十一歲，得度於同郡淨明寺本宗。十四歲，得戒於普州慈雲寺智瓊。十八歲，出遊諸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至晉絳間，或以無憑沮師。邑尹見師英拔，因以所執扇示之曰：「爲我下一轉語！」師應聲援筆書偈其上。尹大喜，爲請憑以行。渡河之洛，坐夏於少室山。日擷蔬茹，供給病僧。蔬且盡，則採藥苗繼之。遊龍門，遇鄉僧。挽師同歸，師曰：「出家行腳，本爲參尋知識，了生死事。鄉關，非所懷也！」腰包徑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急詣文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云：「錯！」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丹霞淳禪師

，道價方盛，師乃造焉。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龍按：己，原本作已】？」師曰：「井底蝦蟆吞卻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忽悟，作禮，霞云：「何不道取一句子？」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云：「未暇得打爾，且去！」時、二十三歲矣。霞退居唐州大乘，師從焉。住山昇和尚，亦淳之嗣子，舉師立僧。霞住大洪，師掌記室。宣和三年，遷首座。時，金粟智、雪竇宗、保福悟、鳳山釗，皆參隨之。明【龍按：明，原註曰：一作四】年，分座於廬山圓通照闍提席下。真歇住長蘆，聞師名，遣書招之。撞鍾出迎，大家聳觀。師須眉奇古，傾然而黑。衣袂破弊，履襪皆穿。真歇遣侍者易以新履，師卻之曰：「吾豈爲襪而來耶？」真歇與眾懇請，居第一座。時、眾踰千七百，見師年少，初亦易之。至秉拂，老於參請者，無不心服。又二【龍按：二，原註曰：一作六】年，住泗州普照。實始出世嗣法淳和尚，前此，分寺之半爲神霄宮，而又兩淮薦饑，齊厨空乏。二時所須，雜以菽麥。師至，命純以秬，庫僧辭不給，師命如初。已而檀施填委，徽宗皇帝南幸，眾領眾起居。上見寺僧千餘，填塞道左，方袍整肅，威儀可觀。異之，有旨召師，面受聖語，還其故寺之半，師之受請，而未至也。僧伽塔相輪中，香煙騰空，直亘東南。師入寺，乃止。建炎元年，住州舒太平，又住江州圓通能仁。自能仁謝事，遊雲居。時、圓悟勤禪師住山，會長蘆虛席，大眾必欲得師，圓悟與安定郡王令衿，力勉共行入寺。未幾，知事以乏糧告，師不答。時、大寇李在，抄界境上，領兵入寺，無不惶駭。師安坐堂上，待其來，以善言誘之。在稽首信服，揮其眾罄金穀以供眾，一方亦賴以安。建炎三年秋，渡江，至明州，欲泛海禮補陀觀音。道由天童山之景德寺，適闕主者，眾見師來，密以告郡。師微聞，即遁去。大眾圍繞通夕，不得行。不得已，而受請。未幾，虜【龍按：虜，原本作膚】人侵犯境內，諸寺皆謝遣雲游，師獨來者不拒。或以爲不可，師喻之曰：「明日寇至，寺將一空。即今幸其尚爲我有，可不與眾共之乎？」已而寇至，登塔嶺以望，若有所見，遂歛兵而退，秋毫無所犯，人皆歡服，以爲神助。伯庠聞師名，舊矣。歲在戊午，教授州學，始識其面。嘗訪師自小白捨舟道，松陰二十餘里。雄樓傑閣，突出萬山之中，固已駭所未見。入門，禪龕萬指，默座禪床，無營歎者。伯庠頃侍老【龍按：老，原註曰：一本無】先參政，遍歷襄漢、江西、南嶽，未有如是盛也。聞之長老尊宿皆云：「天童舊眾，不滿二百。師之來，四方學者，爭先奔湊，如飛走之宗鳳麟，百川之赴滄海，今逾千二百眾矣。」來者益多，甌釜將槁。主者惶懼，不知所以爲計。白師

以僧糧垂盡，師笑曰：「人各有口，非汝憂也。」言未既，閤者告：「嘉禾錢氏航米千斛，巖於岸矣。」紹興八年九月，被旨住鹽安府靈隱寺。將行，大眾悲號。有鳥萬數，亦哀鳴隨師。踰數時，乃散。十月，有旨還天童。前後垂三十年，寺屋幾千間，無不新者。異時，長蘆雪峯，僧方盛時，各居一堂，別爲四五。天童衲子既多，師以己意，指授匠者。爲一堂，以處千二百人，悉皆容受。雄麗深穩，實所創見。卽兩山間，障海潮而田之，歲入三倍於前。凡眾所須，無不畢具。此雖有爲事，然他人睥睨不敢措手者。師優游其間，卽日趣辨。二十七年秋九月，忽來城中，謁郡僚及素所往來者。又之越上謁帥守趙公令讓，因遍詣諸檀越家，若與之別。十月七日，還山，飯客【龍按：客：原註曰：一作容】如常。八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眾。顧侍者，索筆作書遺大慧禪師，囑以後事。又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天連。」擲筆而逝。瘞留七日，顏貌如生。壽六十七，僧臘五十三，大慧夜得書，卽至山中。以十四日，奉師全身，葬東谷塔。道俗送者，增山盈谷，無不涕慕。自師之逝，風雨連日。及葬，開霽。事畢，如初。師具大慈悲，誘接不倦。投箸入室，潛符密證者，不可勝紀。師於受施無貪，行施無厭。歲饑艱食，竭已【龍按：已，原本作巳】之長，兼輟贍眾之餘。賴以全活者，亡慮數千萬人。居常施者，金帛滿前，悉歸於眾，丈室蕭然，弊衣糲食。不破中飡，以終其身。每雜髮聚之，必生舍利五色。或髮貫其中，有得墮齒者，舍利生生不已。葬後人祈禱之，或得於茵席，或得於衣履，不常其處。寺去水遠，師鑿石爲坎，子母相銜。齊厨浴室，無不周遍。官家婦人，有入寺者，欲盥手坎中，忽蛇【龍按：蛇，原本作陀】躍而出，婦人驚倒，久之乃蘇。貴人子館法堂西，酒肉自隨，或止之不從，俄而法鼓雷震墮地，貴人子惶躍而去。今有震跡存焉。一日，小行者，僵仆於地言曰：「我護伽藍神也，與太白神角力，可令僧眾誦呪助我！」或曰：「何不以告堂頭？」神曰：「我聞覺和尚住此十餘年矣！每至寢堂欲見之，卽戰慄不能前，竟未之識也！」其爲文，初不經意，下筆卽成。中書舍人潘公良貴，請銘大用菴，親爲書石，歎曰：「與三祖信心銘相後先矣！」師去世之五月，詔謚宏智禪師，塔曰妙光。參知政事周公葵，爲之銘。凡師應世之跡，見於塔銘者，茲不復敘。嗚呼！此特師之事業，可形於言者爾。若乃妙用縱橫，不痕不跡，全超空劫之前，洞徹威音之外，不可得而擬議者，又非文字之所能載也。

乾道二年六月日

左朝奉大夫侍御史王伯庠記

【龍按：以上據「廣錄」，卷第九，頁一一九～一二一所有者校訂。】

(二十五)

(李唐中宗景龍)：二【龍按：二，原本作三】年，勅高安令崔思亮往泗州迎僧伽大師。師，西域何國人。高宗時，來洛陽。行化至泗州，城民賀跋捨宅爲寺。師令掘地，得碑，云：「齊李龍捨宅，建香積寺。」又獲金佛，師曰：「普照王佛也！」因名普照王，改普光王。師既至，尊爲國師，出居薦福寺。帝及百僚，皆稱弟子。度弟子慧儼、慧岸、木叉，御書寺額。

四年三月二【龍按：二，原本作三】日，僧伽大師坐亡。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詔令送歸泗州，俄芬芳帝里。上問萬回：「僧伽何人？」曰：「觀音化身也！」

(李唐代宗大曆)十三【龍按：三，原本作四】年，泗州僧伽大師忽見形於禁中，謂帝曰：「州將【龍按：此下，原註曰：太守兼職兵者】令普光王寺出財供十驛乘傳者【龍按：此下，原註曰：傳，張懸反】，可免此稅。」帝即遣使傳旨，賜絹綵、黃金澡罐。勅寫眞容，入內供養。

(李唐僖宗乾符三年)，泉州龜洋無了禪師塔全身，二十載爲山泉淹沒。門人發視，不壞。閩王聞之，遣使舁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可還龜洋舊址建塔，即異香普熏。傾城瞻禮，本道奏上，賜諡眞寂大師，塔曰靈覺。弟子慧忠，遇澄汰。終於白衣，葬師塔東。亦龜洋一眞身，士民依怙，若僧伽之遺化。

(中和)四年，泗州刺史劉讓言修僧伽弟子木叉塔，得舍利八百粒進上。詔以其骨，塑爲像，諡曰眞相。

(趙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中)，勅內侍衛欽往泗州修僧伽大師塔，凡十三層，改普照王寺爲太平興國。

(八年)泗州奏：僧伽塔白晝放光，士民然頂臂香供養者，日千餘人。勅內侍奉釋迦舍利，藏之塔下。

(眞宗大中祥符六年)，詔諡泗州僧伽大士普照明覺大師，公私不得指斥其名。

(九年)九月，不雨。詔泗州龜山沙門智悟入京，止開寶寺祈雨。悟先在泗州，祈雨有感，曾斷一臂。至是，又曰：「若七日得雨，更舍一臂！」五日大雨，乃截一臂。上遣使賜

藥，悟曰：「無害。」人見所截臂無血，甚異之。泗守與郡人皆夢，僧伽謂之曰：「悟是五百羅漢中一，來此救世。」

（趙宋仁宗慶曆）六年丙戌，江寧府正覺禪院住持守暹，重建泗州大聖磚塔。天禧寺住持普莊，撰葬舍利記。

（趙宋哲宗元符二年），夏四月，不雨。袁州守臣王古往禱於木平山聖塔。殿中放光，見白衣大士，身金瓔珞。獲舍利五色，大如棗，中有臺觀之狀。復往仰山塔所，見泗州大士、維摩、羅漢列居左右。已而大雨霑足，郡聞於朝。詔賜木平塔曰會慶，仰山塔曰瑞慶。

（趙宋徽宗崇寧三年）揚【龍按：揚，原本作楊】州奏：泗州大聖屢見於普慧塔。

（宣和元年春），泗州浮圖僧伽像，將加以冠。忽風雨晦冥，裂其冠，墮門外。太守聞之，大驚。遽詣像前，謝曰：「僧伽有靈，安敢再瀆【龍按：此下，原註曰：獨醒志】。……三月，京師大水。黿鼉出於院舍，宮廟危甚。詔靈素率道士治水，屢日無驗。役夫數千，爭舉挺。欲擊殺之，靈素走而免。上聞之，不樂。俄而泗州大聖見於大內，凝立空中。旁侍慧岸、木叉，上焚香拜禱。大聖振錫登城，誦密語。頃之，一白衣，裹巾跪於前，若受戒【龍按：戒，原註曰：一作誠】諭者。萬眾咸覩，疑龍神之化人也。既而水退，詔加僧伽大聖六字師號，靈素復勸上削去之。以舍人許翰制辭太褒，罷其職。

【龍按：以上據「統紀」，卷第四十～四十六，頁三七一～四二三所有者校訂。】

## （二十六）

（趙宋）哲宗：袁州仰山舍利石塔，自然出現。袁州木平山舍利石塔出現，夏旱。太守王古禱於木平塔，白衣大士出現。復往仰山塔，泗州大士、維摩居士出現。袁州東山，羅漢像出現。

（李唐）睿宗景雲：泗州觀音化身。

（趙）宋太宗：僧伽塔放光。真宗：謚普照明覺大師。徽宗：京師大水，僧伽立空中。旁侍慧岸、木叉，一白衣，跪於前，既而水退。

（趙宋）徽宗：揚【龍按：揚，原本作楊】州奏：泗州大聖見於普慧塔。

【龍按：以上據「統紀」，卷第五十三，頁四六〇～四六六所有者校訂。】

(二十七)

(李唐中宗景龍二年) 戊申，泗州【龍按：州，原本作洲】僧伽，詔入宮供養。度慧【龍按：慧，原本作惠】儼、慧【龍按：慧，原本作惠】岸、木叉三人爲侍者，帝親書所居寺額曰普光王。未幾，遷止薦福寺。明年，京畿旱，有旨命大士致雨。僧伽以瓶水散洒，卽有濃雲。自所居而涌，大雨傾注。又明年三【龍按：三，原本作二】月，示寂，壽八十有三，神采如生。勅就薦福寺塑身建塔，卽微氣滿城。帝炷香祝之，許送歸淮。言訖，異香郁然，傾都歎異。遂奉全身，歸泗州【龍按：州，原本作洲】普光王寺建塔。帝嘗【龍按：嘗，原本作嘗】問法雲公萬回曰：「僧伽何如人？」對曰：「觀音大士化身耳！」神化事迹，具如蔣穎叔所著傳。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卽答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爲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卽齊李龍所【龍按：所，原本作建所】創。」又獲金像，眾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云。乾符中，諡證聖大師。

(趙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 甲申，勅修泗州【龍按：州，原本作洲】塔。

【龍按：以上據「大正藏」，第四十九卷內收之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二～二十二，頁六五六～七三五所有者校訂。】

(二十八)

(趙宋高宗建炎元年十月) 庚午，(上) 次泗州，幸普照寺。

【龍按：以上據百衲本二十四史，宋史（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縮影、臺五版），本紀卷二十四，高宗一，頁二五八所有者校訂。】

(二十九)

僧泗大師，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遊此土，隸名於楚州龍興寺。自此，始露神異。初，將弟子慧儼，至於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其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存。居人歎異，云：「天眼先見，吾曹安得

不施乎？」於是爭求布施。

嘗【龍按：嘗，原本作嘗】臥賀跋氏家，身忽長其床榻，各三尺許，人莫不驚怪。次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舉族欣慶，倍加信重，遂捨宅而建寺焉。由此，奇異之蹤，變現不一。

初，伽化行江表，止嘉禾靈光寺。彼澤國也，民家漁梁，矰弋交午。伽苦敦喻：「其諸殺業，陷墮於人」，宜疾別圖生計！因而裂網折竿者，多矣。伽閑而宴，息，見神告曰：「天方亢陽，百姓苗死。身胡藏其懶龍耶？」伽曰：「爲之奈何？」神曰：「若今夕，但對指出窓隙外，其如何？」伽依之。其夜，霆擊異常。質明，視指【龍按：指，原本作之】，微有紅線脈焉。伽曰：「吾與此壤無緣。」乃行抵晉陵，見國祥寺荒廢，乃留衣於殿梁而去，後人聞異香馥芬。伽嘗記之曰：「伊寺有人王重興去。」三十年後，果有僧，俗姓全，爲檀那矣。

萬歲通天【龍按：萬歲通天，原本作通天萬歲】中，於山陽眾中，懸知嫌鄙伽者，乃昌言曰：「吾有五十萬錢，奉助功德，勿生橫議！」伽於淮岸，招呼一船曰：「汝有財施，吾可寬刑獄。汝所載者，剽略得耳。」盜依言盡捨，佛殿由是立成。無幾，盜敗，拘於揚子縣獄，伽乘雲下慰喻言：「無苦。」不日，果赦文至，免死矣。

昔在長安，尉【龍案：尉，原本作附】馬都尉武攸暨有疾，伽以澡罐水喂之而愈。聲震天邑，後有疾者，告之，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獅子而瘳。或擲水瓶，或令謝過。驗非虛設，功【龍按：功，原本作福】不唐捐。卻彼身災，則求馬。警其風厄，則索扇。或認盜夫之錢，或咋墨繩之頸。或尋羅漢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預知大雪，或救旱飛雨。神變無方，莫測恆度。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尊爲國師，尋出居薦福寺。嘗【龍按：嘗，原本作嘗】獨處一室，而頂上有一穴，恆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頂中，又以絮塞之。師嘗【龍按：嘗，原本作嘗】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一日，中宗於內殿語師曰：「京邑無雨，已是數月。願師慈悲，解朕憂迫。」師將瓶水汎灑，俄頃陰雲驟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詔賜所修寺額，以臨淮寺爲名。師請以普照王字【龍按：字，原本作寺】爲名，蓋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廟諱，乃改爲普光王寺。仍御筆親書其額，以賜焉。至四年三月二日，於長安薦福寺，端坐而終。中宗卽令於薦福寺，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風歙起，臭氣遍滿。中宗問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也。」中宗默然心許，其

臭頓息。頃刻之間，奇香郁烈。卽以其年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卽今塔是也。後，中宗問萬迴師曰：「僧伽大師何人耶？」迴曰：「是觀音化身也！」法華推普門品云：「應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卽皆現之而爲說法」，此卽是也。先師至長安，萬迴禮謁甚恭。師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及師遷化後，不數月，迴亦卒。

【龍按：以上據「神傳」，卷第七，頁九九二所有者校訂。】

(三十)

巫支祁和僧伽

安徽泗縣是大禹的封地；——但有人說在河南許昌縣，有人說在河南南陽縣。——泗縣和安徽盱眙縣自古以來是淮流襟帶之處。龜山在盱眙縣東北三十里的地方；龜山明淮濟廟碑說這山的形勢：

淮水出胎簪，由桐柏而導之，挾渦水而中注於泗。距泗之盱眙東北三十里，龜山隆而起，延首曳尾，豐背而踞；跼束其瀾以輸之東海。民享其利。而無其害。又淮之重鎮也。

居易錄也曾有一段記載談泗縣的水患：

盱眙李生廬瑞言：『康熙十九年，淮水暴漲，壞泗州城郭。公私嶮舍，漂沒無算，唯僧伽塔僅存。』今議治河者皆知「黃強淮弱」，而不知淮之爲害如此。

就水利和水患說，這地方的魔力像和四川灌縣不相上下；因此，龜山上的支祁井在水神神話裏的重要性也不減川主了，安徽通志說：

支祁井亦名聖母井，在盱眙縣東北下龜山寺後，卽大禹鎮水神處，有亭覆其上。（盱眙縣志說支祁井在下龜山西南隅絕壁的下面。）

大禹鎮巫支祁的事情，李肇國史補引山海經說：『水獸好爲害，禹鎮之，名巫支祁。』輟耕錄引山海經說：『水獸好爲害，禹鎮於軍山之下，名巫支祁。』但現在的山海經裏並沒有這一類的記載。

巫支祁的記載在古嶽瀆經裏。唐李公佐在一篇小說裏說他自己和周焦君曾在这書第八卷裏見在這段記載，便將牠引出來了。宋濂說這段記載『文雖奇而未醇，竊意卽公佐，焦君所造以玩世者。』小說裏的東西原不能認爲真有；只是，巫支祁的神話，至遲在唐代已經很



盛行了。

太平廣記（注出戎幕閒談。）所改李公佐的李湯：

唐貞元丁丑歲，隴西李公佐泛瀟湘蒼梧，偶遇征南從事弘農楊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微異話奇。

楊公告佐云：『永泰中，李湯任楚州刺史。時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釣因物所制，不復出。漁者健水，疾沈於下五十丈，見大鐵鑊盤繞山足，尋不知極。

遂告湯。湯命漁人及能水者數十獲其鑊，力不能制；加以牛五十餘頭，（與地紀勝說李湯以百牛引出鐵鑊。）鑊乃振動，稍稍就岸。

時無風濤，驚浪泛湧，觀者大駭。鑊之末見一獸，狀有如猿，白首長髻，雪牙金爪，闐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之狀如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人不可近。

久乃引頸伸欠，雙目忽開，光彩若電；顧視人焉，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徐徐引鑊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

時楚多知名士，與湯相顧愕慄，不知所由。爾來漁者時知鑊所，其獸竟不復見。』

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餞送給事中孟簡；至朱方，廉使薛公華館待禮備。時扶風馬植，范陽盧簡龍，河東裴遜皆同館之；環爐會話終夕焉。公佐復說前事如楊所言。

至十五【龍按：十五，原本作五】年春，公佐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得古岳瀆經第八卷【龍按：卷，原本作巷】，文子古奇，編次蝨毀，不能解；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

『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號未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興。禹怒；授命夔龍，桐柏等山君長稽首請命：禹因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龍按：隰，原本作濕】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越，疾奔，輕利倏忽，聞視不可久。

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鵠脾，桓胡，木魅

，水靈，山嶺，石怪奔號聚繞，以數千載，庚辰以戰逐去。頸鑱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

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雨之難。』

即李湯之見與楊衡之說與岳瀆經符矣。

我以為淮泗之間，在唐代原有一種傳說被李公佐采輯了做他的小說資料；像吳越春秋說椒丘訢鬥水神的事情便像是這傳說的前身。吳越春秋說：

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于。』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逐之吳。

這取馬的淮津水神不又像巫支祁麼？李公佐既在淮泗之間取了一種傳說做他的小說資料，除據古嶽瀆經說大禹鎮巫支祁真有這件事情，更來個有力量的證明說李湯曾親見這猿猴似的怪物：因此，這傳說便添了一種新的力量，到宋時朱熹楚辭辯證和羅泌路史便都向這種傳說開始進攻，這傳說又變成金牛，金鎖的傳說將地盤推展到江西、福建、廣東一帶地方來了。

清湯用中翼垞稗編更談到嘉慶年間淮河神暴光在盱眙縣署降乩，說他是巫支祁的看管人；說巫支祁的赦免要到三萬年後：說巫支祁在服氣潛修，或能夠早一萬年出頭。而且說乾隆年間又有件和李湯故事同樣的事情發生在龜山下面。這書說這事情是：

乾隆中，學使謝公按淮安，適河督李亦以勘功來，具船數十，由水路至（龜山）麓。命力士多人挽索；甫動，怪風驟起，湖水壁立，天昏如墨，舟顛簸，岌岌欲覆。急解維從閒道去。

便可支巫支祁的神話力量直到清代也仍在擴張了。庚辰據墟城集仙錄是雲華夫人賜給禹的一位神聖；但路史卻說『虞余，庚辰據楚辭乃益稷之字。』墟城集仙錄（太平廣記引。）說：

雲華夫人嘗東海遊，還過江上，有巫山焉，留連久之。時大禹理水駐山下，大風卒至，崖振谷隕，不可制。因與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勅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黃魔、大翳、庚辰、童律助禹鑿石疏波，決塞導阨，以循其

流，禹拜而謝焉。禹得庚辰，虞余之助，遂能導波決川，以成其功。

鎖淮渦水神巫支祁的既是庚辰，便當是淮瀆精了。明淮瀆廟碑也說廟神像是庚辰；但清重修廟記卻說瀆神旁坐有一位赤面僧服神聖，這便是世俗所傳的僧伽大聖了。路史說：『釋氏以爲（巫支祁）卽泗州僧伽所降水母。』大明一統名勝志說：

下龜山寺內有聖母井，卽大禹鎖水怪處；傳泗州僧伽大師鎖水母於此，又名水母洞。

這俗傳大概也起於唐代，在巫支祁神話裏面竟成爲一種勢力了。但這傳說內部卻也有牠的分歧；像輟耕錄：

泗州塔下相傳泗州大聖鎖水母處，謬也。

又像泗州志：

巫支祁屢爲水患，僧伽大聖駐錫泗州，說法禁制，建靈瑞塔，淮泗乃安。

便又說僧伽鎖水母的地方不在龜山井裏卻在泗州塔下了。鎖水母的神話傳說載籍得難考見；但僧伽在民間卻有他普遍的勢力。高僧傳說：

天下凡造精廬，必立像伽真像【龍按：真像，原本作像】。榜曰大聖僧伽和尚；有所乞【龍按：乞，原本作念】願多遂人心。

民俗第八十六、七、八期翁國樑的水井神說福建平潭縣，福清縣的泗州佛自也是泗州大聖的一種移轉。翁國樑說：

平潭縣有一間水井，鄉人叫水井神做『水井公，水井媽；』或叫他們做『泗州佛。』

我在福清縣的時候，看見路旁有一座小廟，額署『泗州文佛，』也許就是泗州佛罷。佛像只有一尊，白面，披袈，戴冠，有點像目蓮尊者，但手裏沒有錫杖。

泗州佛的廟宇常建在十字街頭和路的旁邊；聽說這位神聖能厭穢消毒。神的廟宇都是很狹小的；所以福州人說：『天下無佛，泗州最大。』

僧伽的勢力也推展到福建來了。這勢力的推展更另有一種原因；像高僧傳說僧伽是觀音化身：

帝（唐中宗）問萬迴師曰：『彼僧伽者【龍按：伽者，原本作伽】何人也。』對曰：『觀音菩薩化身也。』

趙孟頫重建大聖寺靈塔碑也說僧伽曾在賀元濟的家裏『現十一面觀音形』。因此，賀元

濟便捨宅爲寺了。高僧又說僧伽弟子慧儼，慧岸，木叉，中宗各賜衣鉢；西遊記不也說觀音弟子有一個木吒慧岸行者是托塔李天王的二太子麼？

據西藏的傳說，古代西藏地方全被洪水淹沒了。觀音把喜馬拉雅山向東南剖開，洩去洪水，西藏纔露出水面；觀音便化成一隻猴子和女魔交合，生了六個兒女，將他們配合起來，西藏纔有人類。（新亞細亞時報三卷四號。）於是，西藏地方便成【龍按：成，原本作導】了觀音行化的地方，觀音化身便是達賴喇嘛了。

便可知觀音和洪水傳說原本有深的關係；而且，像萬迴一類的人，將西藏的觀音移到中國和巫支祁傳說相合，便成了僧伽傳說，自也是顯而易見的事情。今觀音作婦人像，在唐時並不如此；莊藏委談說：

今塑觀音者無不作婦人像；考宣和畫譜，唐宋名手寫觀音像甚多，均不飾婦人冠服。太平廣記載一仕宦妻爲神所攝，因作觀音像奉焉。其妻尋夢一僧救之；得甦。則唐以前塑像亦不作婦人也。

便也可以想見。在唐時說僧伽是觀音化身自不會排斥，像朱熹，羅泌都說這是無稽之談；到元時卻因爲觀音大士變爲女身了，降水母的僧伽便也隨民間的信仰轉變爲女身的觀音大士，這在元劇唐三藏西天取經裏便可以看他牠轉變的痕迹來了。

這劇裏的孫行者自稱通天大聖，惱得三界聖賢不得安寧，李天王，哪吒太子，眉山大聖收了牠，待殺壞牠來，卻被觀音抄化了與唐僧爲弟子西天取經。觀音將這孽畜壓在花果山下，說『將牠壓住。——老僧畫一字，你那厮且頂住這山者。』觀音在這劇裏將孫行者壓在山下，也正和僧伽將水母鎖在井裏或塔下是同樣的行徑。在這裏，我們且看孫行者是怎樣的一個家世。我且將孫行者的『上場白』引在下面：

一自開天闢地，兩儀便有吾身；曾教三教費精神，四方神道怕，五嶽鬼兵嗔。六合乾坤混擾，七則北斗難分；八方世界有誰尊，九天難捕我，十萬總魔君。——小聖兄弟姊妹五人，大姊離山老母，二妹巫枝祇聖母，大兄齊天大聖，小兄【龍按：兄，原本作聖】通天大聖，三弟耍耍三郎。……

這裏的離山老母像離堆下的孽龍，巫枝祇是龜山井裏的東西，牠們是孫行者的姊妹便是牠的原形。李天王像是李冰，因爲他有太子哪吒和眉山大聖；孫行者是孽龍，便也是巫支祁了。因此，除法海鎮白蛇的故事是僧伽神話本來面目的移轉；其他的鎮孽龍的神話，像楊

將軍，二郎神、包公等神話裏面都有個觀音大士的地位，這理由自可以渙然冰釋了。

舊劇裏有一齣虹橋贈珠，演的是泗州城的一件故事；正確些說，是僧伽降水母的故事在當地的演變。現在將這故事舉出，和前面所舉的鎮孽龍的幾種神話印證，做本章的一個結束：

泗州太守時德明叫他的兒子廷芳進京赴選。

離泗州不遠有一座虹橋，橋下面有一隻女性的水怪，曾變成一位女人，在泗州城外看見了時公子牠便生了愛戀。

牠聽說時公子進京赴選，便在中途將公子攝到水府，逼他成親。

時公子只得應允。但在他們合巹傳杯的時候，他看見這水怪佩著一顆明珠。水怪說：『這是避水珠。』他便向水怪求討，水怪也欣然相贈。

時公子便用酒將水怪灌醉，懷著這顆明珠逃出虹橋。水怪便發起波浪，屯淹泗州城，向時太守索取明珠，并逼他應允親事。

時太守禱告觀音，觀音大士下凡了。她變成一位貧婆，在路上和水怪相遇。水怪擔著一擔水；觀音假說口渴，向牠討水喝，喝完了一桶水又去喝第二桶。水怪知道不妙，便急忙奪取水桶。觀音叫韋護和水怪交戰，又調取天兵天將和水怪一場惡鬥。水怪殺得精疲力竭，肚裏也餓起來了。觀音再變一位賣麵的婆子，開了一間麵店在路旁等待。水怪便進店吃麵，麵變成一條鐵鏈將水怪的心鎖住。於是，這水怪便被觀音大士收服了。

【龍按：以上據黃芝崗之中國的水神（一九六八年二月，香港龍門書店影印出版），第十五章，頁一六七～一八〇所有者校訂。】

### （三十一）

傅惜華氏的元代雜劇全目（「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頁一九～一二九說：

高文秀，字、號不詳。東平人（今山東省東平縣）。府學生，早卒。都人時號「小漢卿」。雜劇作品，現有傳本者五種，僅見佚文者一種，全佚存目者二十八種，共三十四種。雖不幸早世，所製已如此豐瞻，使假以年，則其成就必更可觀。太和正

音譜評其詞如：「金瓶牡丹」。

（中略）

泗州大聖鎖水母

賈本錄鬼簿著錄，題目作「木叉行者降妖怪」，正名作：「泗州大聖（原誤「經」字）鎖（原誤「降」字）水母」；簡名：「鎖水母」。曹本錄鬼簿、今樂考證、曲錄，正名並作：「木叉行者鎖水母」。太和正音譜、元曲選目，簡名：「鎖水母」。今此劇不見傳本。

（後略）

### （三十二）

就在「一九七三年」一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印行的文物（月刊）、「一九七三年」第一期，頁四八～五三、五四～五八（圖五～圖一七及封〔皮〕底〔頁〕裏〔面〕圖三）之中，載有一篇題為「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文物」的「報導」，且其開端即說：

『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浙江瑞安縣仙巖的貧下中農在慧光塔發現了一批珍貴的佛經和宗教藝術品。這批文物共計六十九件，除三件為清康熙年間修塔時增入外，其餘都是北宋慶曆三年以前的。此外，還有五百多枚唐代至北宋的錢幣。慧光塔在縣東四十里的仙巖寺南面，中有虎溪相隔，宋代直稱「仙巖寺塔」，元代延祐間始改今名。塔作六面七層，每層三面有門。外部原有木檐，後毀。據仙巖的羣眾反映，塔基下的「龍宮」和塔身裏原來藏有很多東西，由于……盜掘大部份都被劫掠……。現在……的這一些，是幸存在磚牆內的一少部份。這些文物，……也從各方面反映了一定歷史時期的真實情況，為史學工作者將北宋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以及對外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實物例證。

下面試就塔內發現的北宋時期的文物作一粗淺的介紹。

（中略）

#### 三、舍利函

此函方形、盤蓋，底寬二四·五、高四一·二厘米，金描堆漆菊花形紋，嵌小珍珠，四面中部工筆金繪人物畫四幅（圖一〇）——……。

舍利函底部有金絲欄金書十一行，具錄施主名位（圖一三）。根據題記，此函作于慶曆二年（一〇四二年）十二月。裏面放的供品，大多是題記中沒有的，為什麼會在一起，現已無從稽考。這些供品是：

銀瓶 共二只。无紋，內貯石珠若干粒。一只高四·六厘米，腹部刻：「試校書郎守縣尉柳珣爲資薦先考祕丞，謹捨西天感應舍利二十顆入仙巖寺塔下，伏願仗此良因，永生淨土。珣卑情無任追慕哀切之至。大宋明道二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十五日題。」（封底裏：3）另一只高四厘米，腹刻「蔣絳捨」三字。蔣是慶曆間永嘉縣人。

銀神王 共二身。披甲挺立。一身左手持長矛，通高一八·三厘米，座上及周邊刻：「弟子旌表侄陳若訥并妻蔣三十三娘，男仁溥等發心捨銀神王二身，舍利寶塔永（充）供養。景祐四年丁丑歲九月十五日記。銀匠陳滿捨□，」另一身右手持長柄斧，銘刻基本相同，唯爲六月十五日記。

塗金木雕天王像 共二身。連雲座高一三厘米左右。周身披甲冑，金粉多已剝落。一身左手托塔，右手執物已失。另一身左手托珠，右手執劍（圖二）。

塗金木雕泗州【龍按：州，原本作洲】大聖坐像連座高一五厘米，眉、眼、嘴各部用墨筆輕描，或用鉛粉、朱色染出。木座包鑲銀片，有銘刻，前「泗州【龍按：州，原本作洲】大聖普照明覺大師」，後「泗州【龍按泗州，原本作四洲】大聖」，左「弟子陳憲玉」，右「妻馬氏八娘。底部墨書「爲三男小晟造佛」（圖三）。

（後略）

### （三十三）

我記得，謝稚柳氏的敦煌藝術敘錄（「一九五七年」九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頁一二八說：

第七十窟 晚唐、宋

洞口：已崩毀，半爲沙沒。

洞內：高一丈二尺九寸，深一丈九尺六寸半，廣一丈九尺二寸半，頂上藻井，崩毀

。

佛龕：高七尺一寸半，深六尺三寸半，廣一丈，頂上長方藻井。

塑像：五區，新塑。

畫記

東壁 牢度叉門聖，殘毀左右壁。

南壁 經變，殘毀。

西壁 宋人畫文殊普賢名一鋪，殘毀左右帳門。大聖毗沙門天王請西方極樂世界彌陀佛入塔赴哪吒會二鋪左右帳門上。

摩訶薩埵本生圖十圖，高四尺八寸，廣一尺八寸半，下半剝落龕內。

小佛二十六區及供養菩薩八區龕頂。蓮花方格龕頂藻井。

窟頂 賢劫千佛。

其中固未列出「聖者泗州和尚」的畫像，但這幅畫像，倒經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頁二四，很清楚地加以標注。至其全文，實際是：

第七窟【此即謝氏，「敘錄」所編的第七十窟。】

修建時代：五代（清重修塑像）

洞窟形制：覆斗形頂，西壁開一龕

內容：前室南壁爲第七三窟。

主室窟頂藻井井心毀，回紋、捲草、瓔珞幔帷鋪于四披。四披各畫說法圖一鋪。

西壁盞頂帳形龕內五代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薩（清修）。

龕頂中央畫棋格團花，西披畫瑞像圖八身、供養菩薩二身，南、北披畫瑞像圖各五身、供養菩薩、化生各一身，東披畫藥師佛八身、供養菩薩二身。龕內西壁上畫垂幔，下屏風四扇，畫

薩埵太子本生；南壁垂幔下屏風三扇，畫薩埵太子本生、尸毗王本生；北壁垂幔下屏風三扇，畫薩埵太子本生、鹿母夫人故事。

龕沿畫捲草邊飾。

龕上畫垂幔、帳頂圖案。

帳門南側上畫聖者泗州和尚像【龍按：像，原本無】、毗沙門天王請佛赴會



，中普賢變，下模糊。

帳門北側上畫聖者劉薩訶像、毗沙門天王請佛赴會，中文殊變，下模糊。

南壁上畫垂幔，中劉薩訶因緣變相一鋪，下毀。

北壁上畫垂幔，中彌勒經變一鋪，下模糊。

東壁門上畫垂幔，門南、北存勞度叉鬥聖部份（模糊）。

(三十四)

陳炳良教授，在其神話、禮儀、文學（民國七十四年四月，臺北市聯經出版社出版），頁一八一～二〇三內載「中國的水神傳說與〔西遊記〕」【龍按：原註曰：本篇的英文原著發表於〔壽羅香林教授論文集〕（香港，一九七〇）。本篇是據原著逐譯，並稍加增訂而成。】之中，曾說：

（前略）

在「小說裏，猴子曾請小張太子幫忙去打黃眉大王；這小張太子曾降服水母娘娘，而他的老師泗州大聖國師王菩薩【龍按：原註曰：「泗州大聖」一名又見於石君實的「風月紫雲庭」，見〔元曲外編〕，冊二，頁三四七。又「國師」是指僧伽，見望月信亭，〔佛教大辭典〕（東京，一九五八），冊四，頁三〇四二；黃芝岡，〔中國的水神〕（重印本；香港，一九六八），頁一六七～八〇；又參考牧田諦亮，「中國に於ける民俗佛教成立の一過程——泗洲大聖、僧伽和尚について」，〔東方學報〕（京都，一九五四），頁二六四～八六。】曾收服淮河的水猿大聖（第六十六回）。泗州這地名和下面兩個故事有關聯：(1)「陳巡檢梅嶺失妻記」（以下簡稱「話本」）裏的猴子，有個名叫泗州聖母的妹妹【龍按：原註曰：洪梗，〔清平山堂話本〕（北平，一九五五），頁九七上～一〇九下。又參考林培志，「拉馬耶那與陳巡檢梅嶺失妻記」，〔中國文學研究〕（傅東華、鄭振鐸合編，重印本；香港，一九六八），頁一一四二～五三。】。(2)禹鼎沈到泗水裏【龍按：原註曰：參楊明照，「九鼎考略」，〔文學年報〕四卷（一九三八），頁三七～四六。】。

（中略）

在「楊劇」【龍按：此為『明朝的楊景賢所作的「西遊記」雜劇』之「簡稱」】裏

，猪八戒是摩利支部下的御車將軍。他自稱黑風大王。他知道裴太公的女兒思念她的未婚夫婿，便用計把她騙走（第十三齣）。摩利支是相當出名的。據說人們誦念他的咒語，便可以消災解難。同時，他的坐騎是一頭豬【龍按：原註曰：參望月信亭，上引書，冊五，頁四七六四～六五；又 P. Grimal Led.) Mythologies des montagnes, des forêts et des îles (Paris-1963). 袁宏道「憇泗州寺，寺在金牛鎮【龍按：此鎮，實際是在今湖北省大冶與咸寧兩縣之間】」一詩（詩的總題是：「十二月十八日，至蕪陽，舍舟，從興國走咸寧，道出金牛鎮，山路如刀脊，飛雪浸膚，與人艱窘，幾不能步，然千峯綴雪，或如鵝頸或如積瓊，亦行役之一快也，道中隨事口占，遂得十六絕句。」開始兩句說：「豕繫天王座，鳥巢大士冠。」這兩句使我們知道猪八戒、李天王（或者是摩利支），泗州大聖、鳥巢禪師（第十九回），和觀音大士，在明末已是取經故事的主要人物了。袁詩見〔袁中郎全集〕（臺北，一九六四），詩集，頁一八九。【龍按：該詩，據任訪秋氏的袁中郎研究（「一九八三年」九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下編，年譜，頁一九〇～一九三，係經袁宏道作於「萬曆三十五年丁未（一六〇七）」之「十一月十二日」，是日距宏道誕生，實際共計不過是三十九年加六天】，所以猪八戒說是他的御車將軍倒是很合適呢。

（後略）

七四年冬末，於法國國立遠東學術院。